



徐轉蓬著

下
鄉
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集 鄉 下

著 蓬 轉 徐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初版

◆(91228)◆

金下鄉集 一冊

定價

一元

〇〇

總發行

著者 徐 轉 蓬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錄

前記

- 一 女店主……………一
- 二 打酒……………一五
- 三 磨坊……………二五
- 四 鐵匠……………三七
- 五 母親們……………五二
- 六 誣害……………七〇
- 七 菌……………八五
- 八 生之欲……………一〇〇

- 九 喜酒……………一一六
- 十 巫婆……………一二九
- 十一 不務正業的男人……………一四〇
- 十二 節日……………一五四
- 十三 奶媽……………一六七
- 十四 下鄉……………一八〇
- 十五 雪天……………一九二

前記

這集子所收的十五個短篇，依發表的時日做排列的次序。我想這樣，可以明晰一個人創作的過程，如最初寫的『女店主』和『打酒』兩篇的情調，與其他各篇就有截然不同的地方。至於這裏收集的每篇字數，大約從三千到七千；有人如以為太短，而我卻只能寫到這樣。因為內中的題材全取之鄉下，故擇『下鄉』一篇為名。

轉蓬，二十四年

下鄉集

一 女店主

××溪，從××山腰開始流出來，穿過森林和山谷。兩岸峻峭的山峯把整個的圓天，劃破了。仰頭一看，只見到一小方塊破碎的藍天。太陽曬上山頭，是上午十點多鐘。下午還未到黃昏，太陽就滾到山背後去。人家五里一家，十里一村，散居在山麓，或較為平坦的山灣裏。小溪就在山腳下向一個小城市流去，靠着溪邊是一條通到城市去的小路。每天有挑了貨物上城去的，有從城中挑了貨物回到山中來的旅客，絡繹不絕的來來去去。

離××溪發源處，三十里到四十里路的地方，山是更峻峭了。森林是更憂鬱了。所有的山，皆長滿了蒼老的松樹，風過時，淒涼的響。山猴整天坐在巖石上，怪叫。野豬成羣的下山來到溪邊吃水，就

在這離城市五十里路的地方，有二間茅屋，站在路旁，老遠看去像火柴盒子。這是阿三和他的妻所經營的一家小店。

小店門前是小溪，溪水嘩嘩的徹天徹夜的響着，屋後是高山，長長的憂鬱的森林毗連着。周圍十里多路沒有一個村落，因之，這家小店就成爲來去旅客們休息的重要地方。

旅客們走到這家小店門口，像走完了目的地。放下肩頭的重擔，踏進小店去，喝着廉價的水酒。和女店主說些能使疲勞暫時忘卻的俏皮話。女店主，只要她在金錢的原則上合算，在方便中極力使旅客們稱心。她拉攏顧主的手腕是極高明的，她向每個顧主獻殷勤，表示非常親近。就是從遠方來的生疏的客人，她也毫不感到唐突，對他獻媚說：「我記得曾在什麼時候見過你呢！」拿這句話作挑戰，和生疏的客人談起話來……

小店是專爲一般旅客們而設的，除了賣水酒外，在小小的木櫃裏，放滿了驚腳的香煙，火柴，和草紙一類的零星雜貨。在這些小買賣上，他們靠着過日子。並且，每天還能蓄起錢來。女店主是個能幹的，做什麼事皆圓滿的人，從旅客身邊很容易的掙了錢，給旅客們仍是留着一種感謝，好像吃了

她的酒，并未給她付錢的樣子。在年齡上，她足足三十八歲。但從她的面容上去估計她的年齡，誰也不敢說她是三十歲以外的人，到處顯示着少婦的靈活，她的丈夫卻完全和她相反，一個中年人已着上了老年人的氣色。在他身上只能找到愚蠢人所特有的一種愚蠢。幾乎叫人喊起來說，怎麼，一個好看的靈活的女人和一個愚蠢的醜男子，拉攏來成爲一對不相稱的夫婦？他因爲自己缺少一種才能，把一切料理家務和做買賣，皆付託他的妻，自己整日坐在門口看妻和人買賣，和人談笑……自己沈默着，用一種銳利的眼光觀察旅客。但他並不是每天這樣過着日子的，店裏缺了貨，他上城去添貨。離城路有五十里，又是山路，上城去一次，就該二整天。第一天很早的上城去，在城裏住一晚，第二天傍晚回家。在夏天，天熱了，過路的旅客多。水酒也銷暢起來了，他就該每天上城去添貨，沒有一天休息。到了晚上，吃完飯，脫去草鞋，腳也來不及洗，上牀打鼾睡覺，第二天，天一亮，又是穿上草鞋，上城去。

一日晚上，女店主，懷着一股熱情同着一夥跳躍着的心走進房去，一看到他無慾望的睡容，她煩悶起來了：

「死東西，一上牀，像死人，死睡！」

她搖動他，把他翻個身，想喚醒他：

「醒醒，怎麼這般好睡？」

他仍是打鼾，不答話。她捏住他的鼻子，不使他透氣，要他醒，他醒了。

「哦，哦，我吃力極了，你吵醒我，明天，就躑在家裏，不上城去挑貨。」他說。

「吃力了，明天歇一天，不妨事。你這樣，腳也不洗一洗，全是泥。就躺在牀上死睡，算是什麼？」

「.....」

「你把我整個枕头佔去，再不醒來，我得動手，快睡向內邊去，我也得睡了。」

.....

晚上落了雨，早上他醒來，聽到雨聲。同時他想到妻對他說的話，若是人倦了，就躑在家裏休息。他快樂極了。妻早上起來燒飯，而他卻仍是很閒散的躺在牀上，妻燒好飯，雖是雨天，看不見太陽，但推想去是太陽曬上山頭的時候了。雨仍是瀟瀟的落，山峯罩在乳白的霧裏，天空走動着有雨的雲，

女店主站在門口看了看天，回到房裏對他說：

「怎麼，今天到這時，還不起來？」

「落了雨，我不上城了。」

「落了雨，就不去嗎？」

「人又倦，天又落雨，今天不願上城，昨晚你自己也不是說，人倦了，躑在家裏歇。好，我知道了，……」

女店主被他說中了，紅一紅臉，強辯的說：

「店裏缺貨，天一晴，過路人就多，店裏沒有貨賣是不成的。你說，昨晚我哄你，另外還有別的什麼意思？」

「下雨，路滑，我不能去。」

他說人倦，人確是倦了，繼續着半個多月，沒有好好休息一天。昨晚，被妻喚醒，又是半夜不能睡。人是更倦了，今天又落了雨，山路滑，雨落在石子路上像是油，一不留神即跌到。這些念頭把他上城

去的勇氣抹去了。當他昨晚上牀去睡時，他并無躑在家裏休息一天的願望，他久要安安穩穩的睡一晚，把疲勞恢復了，第二天仍可上城挑貨。女店主，關於這些事，並不給他一些諒解。半夜裏把他喚醒來，第二天仍是叫他上城去。想到這事他心中當然怒。於是他說：

「去就去！」

早上飄着細雨，午後落得更大，大滴的雨點，在葉子上沙沙的響。在屋頂，在水面上跳。天空是鉛色的雲，看去全是雨，安閒的落着，整天無一刻停止。山頭到處巖石上皆掛上瀑布，溪水也漲了。

夜是從山谷中掀起的，又因為是雨天，很早就有了夜意。雨只管猖獗的斜吹斜打，從門口飄進屋子來。女店主，把門帶上，點了一盞油燈，到竈邊去預備晚飯了。不會乾的溼木柴，發出一陣刺鼻的白煙，從門縫中和窗口溜出去，在雨中就化成了霧。湊巧這時，路上一個男子，背着一個包裹來了。他看到小店的門關着，就坐在門口的石檯上。從門縫中向內窺視屋內的燈光。此時，女店主人的一隻老狗吠起來了。牠很兇的豎起尾巴，前腳舉起幾乎跳上這男子的肩上，他嚇，吃口的喊：「狗狗！」

女店主，從灶間出來，投了男子一眼，用手棍把狗打開。「畜生！」狗也就馴良了，搖着尾巴，打噴

噁，吐着舌頭。

「先生，你是誰？上什麼地方去？」女店主問。

此男子說：「我從城裏來，因為天落了雨，天又晏了，不能再走……」

兩人互相瞪着——你瞪着我，我瞪着你，看了一陣。

「嫂，你這裏可借我宿一夜？天是黑了。」

「是的，天是黑了，你不能上什麼地方去，你進來吧！」

「嫂，你好心腸。看我可憐，我全身溼了。」

他立在門口，抖去了雨衣，是全溼了，像落水雞。水滴從他的髮上掉下來。

他進來了，倚着小木桌坐下，青油燈站在桌上，發出青淡的光，成一圓圈，印到他的臉上。他是個濃眉長臉的男子，由他的服裝看去，恰和一個商人相稱。他斜倚着桌子，瞪着女店主。狗仍在他的腳邊兜圈，嗅他的腳。他前腳一豎，幾乎跳上椅子。

「狗！狗！」他用着救命的調子喊。

「畜生！」女店主忙叱着牠，看到這男子，一種驚惶的表情，微微的笑着說：「客人也不認識了，真是山狗。」接着把狗引到竈下去，逼他睡在草堆上。

男子全身被雨淋溼了，透溼的衣褲緊緊的貼在身上。皮膚也一夥夥起了粗點，他摸去了頭髮上的水滴，自言自語的說：

「全身都溼了。」

女店主一聽到，纔把她的眼光從他的面部移到他的身上。

「哦，全溼了，快換去，不然會害病，你可帶衣服沒有？」

「沒有。」

「那麼我去找我丈夫的衣裳給你換。不過，他身材比你大，恐不適身。」

女店主，一轉身走向房裏去了。這男子聽她打開衣箱，聽她關上。接着是一個聲音從房裏出來了：「先生，請到房裏來換吧！」

男子走到門邊，立住了。他不敢過於方便的走進一個女人的房裏去。

「就在房裏換吧。」她大方的說，搖一搖手，叫他進去。自己卻轉一轉身，把房門關上出去了。吃飯時，女店主盛滿了一壺酒，並且燙得很熱，她說她在夏天也有愛吃熱酒的習慣。她把酒只是向這男子面前一隻杯子裏倒，故意要想把他灌醉似的。

「多吃一點酒，你該。因為你溼了雨。」

這男子故意裝着一觸到酒就會醉倒的神氣，把女店主的好意拒絕了。於是她自己很豪放的喝着，一忽兒，一壺酒讓她獨個子喝乾了。臉上浮上一朵朵的紅暈，帶着微微的醉意，她就更愛說話。而這男子卻更沈默。這時，男子心中，感到一種不安：怎麼這店中，除了女店主外，就沒有第二個人？他不見另外的人，也看不見她的丈夫。他不曾見過一個女人，對待一個生疏的客人，這般大方，這般殷勤？

「嫂，你的丈夫呢？」

「他今天上城去了，你從城裏來，有無遇見他？」

「因為雨天，過路人很少，我只遇見一個上城去的男子，看他是走倦了，一跛一跛的。」

「是不是挑了一雙布袋有了短鬚的男子？」

「是的，像是如此。」

「定是他了，他就是我的丈夫。」

「哦，原是——」

他將那男子和這女店主一比較。在身分上頗不相稱。後來，他從一個美婦人常配一個醜男子的事情上一想，然後纔相信。他知道女店主的丈夫上城去了，他放心了，關於一個丈夫不在面前的女人的心情，他懂得多。在她面前他再不像以前的那樣拘束。將他自己和她的丈夫一比較，這男人在女店主面前，是夠有做一些放蕩的事情的資格了。這男子在談話的語句中暗暗的誇耀着自己，把自己的身分擡高。

「你丈夫，下雨天還上城去挑貨？」

「他是粗人，雨打風吹慣了的。不比你先生，不比你們有錢的人。」

「我沒有錢，現在是做點小生意，不過不會學會在雨天挑擔。」

「我早看出你是個做生意的，有錢人了！」

女店主很輕薄的說。

「我是個茶葉商人，到山中來收買茶葉的。」

把一個茶葉商人和自己的丈夫相比，這男子是上等人了。所以女店主就該用對待一個上等人的樣子來對待他。

「可是如你這樣的客人，我家沒有好菜給你下飯，地方又小又髒，只好苦你一夜了……」

女店主說着，露出滿口牙齒，被酒精過度刺激了的女店主，近乎瘋狂的狀態，只知道格格的笑。這男子被她說得心跳，雖然是心跳，但因為自己是個客人，不敢說出一句輕狂的話。

後來女店主坐到這男子的身邊了，她拍着這男子的肩，促近他的耳朵，咕咕哧哧的談到她的家事，和關於她的丈夫的事——

晚上，引他到一間房裏去睡，房子是那樣的狹小，只能安置得下一個木板牀，和一條桌子，也沒有做房門。她引他到這間房裏，放一盞青油燈在桌子上，對他很抱歉的羞答答的說：

「客人對不起你，就這樣苦過一夜吧！」

說了，對他脈脈含情看了一眼。同着沈悶的腳步走向自己的房去了。

燈熄了，這男子躺在被窩裏，老是睡不着。他想着她：「她完全在引誘我……」

從沒有門的門口，看過去，能看見女店主的房。燈火不會熄，房門也不會關上，她不會上牀睡，正在走動着，好像等待誰？

她照着油燈，從房裏出來了，向着他這邊走來，這時，男子心中發怔了，不知道會發生了什麼事？當她走近他的牀邊，他也披上了衣服。

「我忘了把火柴給你，晚上，或許用着點燈。」

她說了，把火柴放進他的掌上。這男子，很聰明的猜着女人的心。

「你還不會睡？」

「不會，你也沒有睡着呢。」

「我也沒有。」

「怎麼睡不着？」

她說了，兩人皆苦笑。她又同着沈闕的脚步回房去了。她雖是回房，她又不曾把房門帶上，不曾把燈熄滅。仍是在房中搭搭的走動……

男子，睡在牀上，咳嗽，大聲的咳，使女店主聽得，知道他因為她睡不着。女店主聽到這男子在咳嗽，故意把衣箱開得怪響，叫這男子聽，知道她也為他睡不着。她想走到這男子身邊去問，為甚咳嗽？為甚睡不着？但是她已去過一次，再也找不出再去的理由來，想不出一點小聰明，自己獨個子躺在牀上。房門開着，青油燈站在桌子上發出淡淡的光。

忽然，女店主，聽得一陣輕輕的腳步聲，接着這男子的臉在房門口笑着露出來了。他走進去——走到她的牀邊。女店主，望着男子格格的笑了。

「怎麼睡不着？」

「唔，不知怎樣睡不着。」

「……………」

一切的話，她用一個微笑表示出來。

於是，房門砰的一聲，很響的關上了，燈也熄滅了……

第二天，雨仍是淅淅瀝瀝的安閒的落，一刻無停止。小溪翻着泥漿，水勢沖上了岸。交通也被斷絕了，路上無一個行人。她的丈夫留在城中不能回來，這男子也不能離開這小店，和女店主無憂的在迷醉中過了三天。第三天，天忽然的晴起來，溪水漸漸的退去。太陽曬在被洗過般的森林中綠葉子上，山谷是特別的美麗，這男子走了。

二 打酒

許多人這樣相信：說××的兒子，那纔十三歲的錦松，在山河鎮上一家店裏做掌櫃。其實他不過在那家店裏做個小夥計；從小夥計升到掌櫃，向該許多日子和許多努力。他的身份雖是和掌櫃隔得很遠，可是在做事的能力上說，確够有做掌櫃的資格了。他有一種獨特的天才：能很純熟的引珠算，算帳時靈活，敏捷，無論怎樣一筆大數目或是如何小的一筆小數，一到他的手上，決不至於有錯誤發生。這種本領是他父親的祖傳，他父親是個商人，以算帳著名。一向在這家店裏做掌櫃，直到前年死了，於是他跟着進去了。從父親死後，父親生前所用的一把小小的紅木珠算，也就變成遺產，遺留給他了。他整天在珠算上用功夫，老是好像在計算着什麼似的，人們看見他這情形，有的就說：『世界上的一切都被你預算了。』可是他除了計算一塊錢，可以換多少貨物外，並沒有計算到世界上別的事情。

店裏一共四夥，一個有花白鬚鬚的紅眼睛的老人代替了他父親的職務，二個三十歲左右的中年人是夥計，在年齡上，他最小，在職務上，他也最小，店裏一切抹桌，掃地，擦水煙管，客人來送煙點火的事皆他做，因之，他們喊他「小夥計」。以後「小夥計」三個字就代替了去他「×××」的正名。

山河鎮是個小地方，除了市日，生意很冷落，一家店裏有上三四個夥計，就够有閒了，閒下來，店裏的規矩，只允許大夥計躲在角落裏打瞌睡，可不允許小夥計安靜的坐一刻，錦松只好整天支着兩手伏在櫃檯上，看街上來來去去的人，聽他們在街頭談天誤日子。

在小鎮上，進店來買東西的人，大半是婦人和孩子，他們吃完早飯，上店來買豆腐，打酒，爲他們的父親或丈夫預備午餐。傍晚，上店來打火油，預備晚上點燈。也有許多中年婦人懷裏抱着嬰兒，手上提了滿麻袋的糧食上店來的。當這些婦人進店來時，收貨付貨，稱稱，都該格外當心，她們到處要佔便宜，個個很能幹的和你爭稱花，辨貨色，講價錢。她拿出一文錢，付給她二文錢的貨，她就歡喜，倘若她們想佔便宜的地方佔不到便宜，那會立刻放下黑臉，或許立刻罵了起來使你難堪。錦松起初

進店時，稱稱時稱桿很平成一直線，沒有稍稍上浮或下垂的弊病，進出全是同一手法，照錢付貨，不看面情，這麼在店裏做了二三個月，鎮上的人，對他就有了不好的議論：

「完全像他父親！」

父親是個老實人，他只懂得站在合法的原則上做買賣，自己不肯吃虧，也不給人便宜。但是這鎮上不需要他父親這種人。後來錦松知道了這一點，爲要討鎮上的人歡喜，就看人做買賣，看人付貨了，要佔便宜的人就給他便宜，幾個月後，鎮上的人批評轉變了，個個人歡喜和他談天，想知道他的名字，稱讚他的聰明……

過了半年日子，關於鎮上的情形，他完全熟識了，大半帳戶的名字他記得很清楚，并且知道各個人的脾氣，這裏有個很要佔便宜的帳戶，他的女兒每天上店來打酒，她是個女孩子，已經到了知道愛美的年齡，巧小可愛，穿件竹布衫，樸素如一朵白花，小小的鬢子垂在頭後，說話時露出整齊的牙齒，每天少不了二次，午飯和晚飯時節，進店來爲她父親打酒。

「打一斤酒，要好的。」

她站在櫃外，用溫柔的聲音說。兩夥黑眼睛溜到錦松的臉上。

「一斤？」

一個小夥計的身分，只允許她說出這句簡截的話。在方便時，錦松避去掌櫃和老闆銳利的眼光，多給他一些酒，把酒壺裝得滿滿，酒壺落到她手上時，把分量一估計，重量告訴她所得的酒超過所付的價值，她眉毛一動暗暗的笑，然後對錦松投了一眼感謝的看法，走了。

每天，每天都如此。

錦松從人家口裏知道她叫竹妹，於是竹妹就佔有了他的心，看到她上店來打酒，心就快樂的跳，生活覺得新鮮，在他死寂的生活中，她是一點光明。她去了，他的心也跟着她去，常常會把稱花弄錯，甚至打珠算也打錯了，這事被老闆知道了，突出眼睛，默着臉罵：

「完全不像你父親！」

或者說：「你的靈魂啦！鬼捉到了你了！」

老闆雖是這樣罵着：「你的靈魂啦！」可是他決不懷疑到他的靈魂跟着那女孩去了。在他十五

年齡和一個女人發生了障孽，好似很不相稱，就是錦松對竹妹行爲上再放蕩一點，也決不致被人猜疑到的。十五歲這小小的年齡，做了他的保障。

她的母親是個洗衣婦，專替人家洗衣，做縫補爲生，店裏沒有家眷的夥計們都把衣服送她去洗，最初幾個月，錦松因爲要省錢，自己穿髒了衣服自己上溪去搗，自己拿到太陽底下，套在竹桿上曬乾。錦松後來知道了洗衣婦就是她的母親，也把衣服送給她去洗了，因此他得了上她家裏去的理由，每天一次，清早或黃昏借了送衣、取衣的名目，在她家裏出入了。

替他洗衣服的不是那婦人自己，是她的女兒竹妹，她替他洗得格外潔淨，滿身污點的白布小衫，也不惜肥皂把牠漂白了。每次整整齊齊摺好送到他的手上。

「洗得多好，這樣髒的衣服，難爲了你。」

錦松在用老調子讚美竹妹。

「不用說髒就是。」竹妹泛紅着臉，羞答答的說。

「竹妹，你待我真好。真是個好人！」

「你自己是個好人。」

「從什麼地方看出？」

「從你的——看出就是。」

此時兩人的說話只能用一個多情的微笑說出。竹妹笑着露出牙齒，烏黑的眼睛射在錦松的臉上，他倒反而像個處女把頭頸漸漸俯下去；一個男子帶有幾分女子氣，最容易惹起女人的愛憐的。竹妹的母親也把他和竹妹當作兄弟般看待，看他又聰明又活潑。和愛女兒一樣的愛他。

「是個好孩子，將來定有出處。」

竹妹的母親看到錦松就說。

竹妹聽了母親的話快樂而驕傲。人也都是如此的。無論誰，在愛着的時候，都願意聽有人讚美她的愛人，也許說她愛人壞話的就是她的敵人。

有一次，錦松到她家裏來，竹妹坐在房裏，她的母親和父親正在談論他，剛剛這時他走進來了。
「我們正在談論你啦！」

她的母親立起來說。

「又在說我的壞話，或許在罵我了？」

「那兒……」母親說。

竹妹很快的一陣風似的從房裏趕出來，立在錦松的身邊，辯白說：「人家爲什麼要無理由罵你啦！」

錦松的面孔，被她們的話，弄得紅一陣，白一陣，他想：「這婦人定在告訴她的丈夫關於我和她女兒的事了。」

「我們在說每次多吃你一斤酒……」

竹妹的父親那一向沈默着不說話的酒鬼，在旁邊插嘴了。說後格格的大笑。

聽到笑聲錦松竹妹和母親一同笑了。

一條清澈的小溪從錦松店門口流過，竹妹就在這溪邊的石埠上搗衣裳。竹妹，每天經過店門口上溪邊去，錦松看她走過了，就偷偷的想法子躲到溪邊來，把水潑到她的髮上，逗她玩，有時幾乎

忘了自己的身分和職務，直到夥計們趕到溪邊來纔紅着臉回去。

回到店裏，又是把兩手伏着櫃檯上。看竹妹提了滿籃衣服從店門口，擺着方步回去。

夥計們看見竹妹，舉一舉手，告訴老闆說：

「吶！就是她！」

事被老闆知道了以後，老闆暗暗的把他注意了，有時嚴厲的禁止他上溪邊去。

「無事時只可開在店裏，不得出去！」

老闆這樣警告。但是於他不發生一分效力。

一個午後，日中市已過去了，店裏沒有一個做買賣的顧客，夥計們又懶洋洋的預備打瞌睡了。特然竹妹上店來打酒了，她今天好像特別美麗，像一朵剛開放的白花。

「酒。」她笑出這個字。

夥計們聽到這清脆的聲音，眯着的眼睛睜大了，店裏死寂的空氣立刻新鮮了。好幾道眼光集中她的身上。

竹妹付了錢，錦松搶上去接過酒壺打酒。她只付了一斤酒的錢，錦松打了三斤光景。三斤酒已有了相當的重量，當他把酒壺放到她手上時，她一手攙，酒從壺口溢了出來，老闆看出酒壺中所裝酒的分量，決不是一斤酒，他立刻放下黑臉，趕到門口從竹妹手中奪回那酒壺，估一估重量，再看分量，口沫四濺。開開嗓子怒說：

「她付多少錢？」跟着又問：「這壺裏多少酒？」

「……………」

錦松不能回答半句話，面孔血紅，幾乎顫抖了。

「你這賊！我早知道了你……她究竟付多少錢，你說……」老闆叱着。

「這壺裏多少酒？」竹妹大膽的反問老闆，當老闆在估計酒壺裏的重量時。

「二斤只見多！」

「我不是付二斤酒的錢嗎？你這老傢伙！」竹妹申辯了，但是錦松一注意到她的臉孔，也同樣染過般通紅，羞恥幾乎把她的眼淚逼出了。

「她付二斤酒的錢，我們打二斤酒，照錢付貨，難道有什麼錯處？」錦松聽了竹妹的強辯，補充的說：「膽子較前壯了許多。」

「但是——我只見你付一斤酒的錢……」

在一個心愛的女子面前，他是不能再受侮辱，再顯懦弱了，錦松變得更兇：

「你這狗眼看錯了人！」

「傢伙……」竹妹罵着，一手拿了酒壺，一手擦着紅眼睛，踏着方步走了。

老闆被她的氣派嚇住，不再作聲，用一道很慘的眼光送她一步步走去。

這件事，做了宣傳，鎮上人多半知道了他們的故事，到處可以聽到一句諷刺話：

「我們打酒，就該請竹妹。」

這事情發生了以後，店裏再也沒有竹妹的足跡了，代她上店來買東西的是她的妹妹。菊花。要是這孩子來了，錦松知道就是竹妹的化身，於是又在一種老牌氣下付貨了，把酒壺裝得滿滿，酒從壺口溢出來為止。

三 磨坊

往磨坊去的小路上，每天可以遇到一位上了年紀的老人，從三家村出來。他出門時無論晴天或陰雨的日子，老戴着一頂破箬帽。他緩緩的，一步步的走，一隻腳踏穩了，第二腳纔接上去。走進磨坊，他每次用同一的口法問磨坊裏碾米的人說：

「倦了沒有？」

「不倦，伯伯！」

「歇一歇吧，慢慢的日子長長的。」

如果這時碾米的人，仍繼續的趕他的牛拖磨，他便說：

「讓畜牲（牛）也歇一陣啦！」

磨啞息着，磨坊頓呈寂靜。牛的眼套也被除去，趕到磨坊旁的草地上去了。

這老人是德五伯伯，就是磨坊的主人。

德五伯伯每天上磨坊去，沒有一次看出古老的，石子牆上長滿青銅色的，紫的，發斑點的青苔和鳳尾草的磨坊，有少許改變。但德五伯伯和三十年前完全不同了。

他從前在村子裏是個有錢的人，到老年時剩下的財產僅僅是那所磨坊，他就靠牠生活，磨坊的收入恰好避去跟在他的背後的飢餓。

磨坊裏只安置了一付石磨，一個風車，並沒有別的。有人要借他的磨碾米，還該自己帶了拖磨的牛來。借用了磨碾出二羅米的，照例抽二斤米的磨租，蕎麥，玉蜀黍那只要抽一斤半就夠了。這是一向的成法，從有磨坊一直沒有變，但聽說前個主人是一位酒鬼，每天專靠磨坊的收入去喝酒，整天不做別的事，坐在磨坊裏看守碾米的人，只怕他們多碾了米，少付磨租。

到了老人德五伯伯完全二個樣子了，在他身上找不出絲毫磨坊主人所有的脾氣。

碾好了米碾米的人向他招呼：

「老伯伯，拿磨租去吧！」

和善的仁慈的老人就客氣了。

「不給磨租有什麼干係啦！我們又不是生疏人」

一天，村最窮苦的農夫小三麻子，負了一布袋的穀上磨坊來了，老人微笑着問他：

「碾的穀，是你自己的？」

「自己的。」

「那就好了，我祝福你。常常到我磨坊來吧，我決不收你的磨租……」

他並不對小三麻子一個人例外，只要和他同樣的窮人們，無論是認識的，不認識的，自己村莊上的，或從別個村落來的，他是拒絕收他們的磨租的。

「天保佑你！德五伯伯。」

於是許多人爲他祝福。

~~他~~上死的門檻。花白鬚鬚很長的垂到胸口，背微微的彎曲，有一雙紅的近視的眼睛，流着
~~他~~眼淚他現在還活着望望世界，好似給他有所留戀。

他很孤獨，他的妻子和兒子，都已先他二十年或三十年死去了，從前他孤獨，現在仍是孤獨的生活着。在這世界上，除了一所磨坊是他的，什麼也沒有了。

也許就是因為孤獨的原故，他瘋狂一般的喜歡孩子，每個孩子也都喜歡他，願離開母親到他身邊去。

「德五伯伯！」

見了他，孩子們就雀般跳躍着，要求抱他們，帶他們玩。每天當他從有孩子的人家門口經過，立刻會被孩子們的母親喚住的。

「老伯伯，我的小妮子要你！」

或者說：「我家小寶貝整天哭着，怎樣辦呢？」

「讓我來給他笑一笑囉！」他就不客氣不粉飾這樣說：「讓我來，讓我來……！」

孩子們觸到他的手，哭聲立刻便停止的，他的眼睛是仁慈的，他的鬚鬚與別的老人不同，是不嚇人的。

孩子坐在他的膝上，老人就用破啞的濁音開始哼：

「啍咕咕，啍咕咕，

老伯伯衣破無人補，

無妻無子自家苦，

啍咕咕……」

到了秋天收穫的日子，稻成熟了，農夫農婦都帶了鐮刀上田莊去了，有的孩子們的母親，就把孩子投給老人。

孩子們長大了，他們小時聽熟老伯伯的歌的，女的到了出嫁的日子，男子結婚的時候，德五伯是熱情的被請去坐在婚宴席上。

「德五伯伯，你該多乾幾杯！」主婦十分誠懇的說，「你是從小痛愛我的孩子的。」

德五伯伯報答一個醉醺醺的微笑，從此他獲得一小滴人生快樂。

後來幾年，疾病整年伴着老人德五，他病了，就想到跟着到來的結果，想到死後的種種：「死後誰是他的磨坊的承繼者？」

「我死了那磨坊就算你們大家的。」

一早，他向全村莊上的人下了這遺囑。

他病在牀上，全身和打碎一般的疼痛，把身體縮得很小，不能抽動一下，所以自家的小火爐，也多天沒有生火了。到了中午或晚上用飯的時節，鄰居們就送飯來了，今天這家，明天那家，他們是用輪流法規定的。

鄰居們小心的殷勤的給養，有時叫老人感激流淚。

「我願早些死去，可少麻煩你們！」

「什麼話！伯伯！」

「簡直對不起你們。」

「我們大家不願意聽你這話！」

有些人就生氣了。

誰都料想得到，不久他要離開這世界到別個世界去了。

在磨坊的北面，一口小小的用泥磚砌成的坟墓，兩個工人化了兩天工夫做成了。現在只有一件事：等待着死的駕臨。

坟墓是在他自己指揮下造好的，那天兩個工人替他砌泥磚，自己就立在旁邊吩咐那兩個人：那一處應用磚，那一處該當挑上多少泥。

「墳頂該多挑幾擔泥，不然長久了，大雨天，即會倒下來！」

「長久了，當你的骨頭變成泥，倒下來有什麼關係！」做工的人答。

「倒下來，不壓死！」

老人用莊嚴的調子說。

「你，不是死了纔葬到這裏嗎？」

「人死，鬼活。」

「真是鬼曉得！」

做工的被他說笑了，不能多和他強辯，照他的吩咐在墳頂多堆上了泥，老人看着笑了。

「這樣纔好，我睡在棺材裏也安心了。」

以後，他在磨坊裏的時候，老是喜歡跟碾米的人，談關於自己的坟墓的事。

「你看那地方怎麼樣？」德五伯伯從磨坊的小窗口指點他的新造的坟墓問：

知道他脾氣的人，順從老人的意思回答：

「地方很好，靠近磨坊，磨坊裏日夜有人，倒熱鬧；有了面前那條小河更好，夏天可以上小河洗澡，冬天可以上麥地曬太陽。」

「……………」老人聽了這話是快樂的。

一個人看到自己的坟墓，想到人生的結果，想到死，想到死後，即便葬在生前所預知的地點，總免不了有些傷感。但德五伯伯不是這種人。

日子偷偷的過去，偷偷的把這老人帶入一個可怕的時代。

一天早晨，他照例上磨坊去的時候，他發現在他的坟頂有一面小旗，在清晨的微風中飄搖。老人見了，手就很利害的顫抖，一種莫明其妙的恐怖把他攻倒了。他就在路旁的草地上坐下來，看那招展着的小旗，那旗子展開老人的惡夢。他因為根本不懂旗子的意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再擡頭望前看去，一直線有百數以上的小旗在風中飄搖，他更害怕了，他坐着如木彫的，上唇合着下唇，牙齒也戰慄了。

路上有個中年男子向這邊來了，他是村莊上唯一的識字的人，老人見了他問：

「那些旗子是做什麼的？」

「昨天有人測量過，插旗子的地方，要造鐵路。」

「見他的鬼，旗子怎樣插在我的坟上！聲音也是吃口的，斷斷續續的。」

「造了鐵路，你的老磨坊，新坟墓都不能保存了！」

那男子說了就走，他不願多說話，也不敢多說話。

老人更焦急，聲音短促，說話很快，帶着一股怒氣，叫人聽了只是一串顫動的連續的聲音。

「他知道不我僅有那磨坊，那坟墓……我和他拚命去，哼，那插旗子的人呢……」

測量的人停留在村尾一個破廟裏。老人趕到那兒去，他們正在午膳，他們一共三十多個，全是戴便帽，穿制服的。德五走進門口，張大嗓子喊：

「造鐵路的人，躲在什麼地方？」

聽到這聲音，接着有人出來了，一個戴長舌帽的，身體龐大的人，眼珠子在帽舌下放出如炬的光。

「先生，你們是造鐵路的嗎？」

「是的。」測量人回答。

「聽說鐵路從左手那磨坊經過？」

「是的，那兒我們計劃設車站。」

「那可不能！那地皮是我的！」

老人大聲的帶有威嚇的神氣，吐出這句話，紅的近視眼流着鉛一般的眼淚。

「……」
測量人蔑視的投他一眼，不睬他。

老人看到測量人態度倔強，只好把自己軟化了。

「先生，我只有那磨坊……」

「沒有辦法！鐵路穿過房子，房子該拆經過田，田要平；經過山，山也掘去！」

「沒有變通的辦法嗎？」

老人怒了，突出紅眼珠子。

「……」

測量人顯出懶說話的樣子，轉身就走。

德五伯伯拚命的舉起那根山楂樹的手杖，向着測量人的腦袋打過去。當他第二次舉起來的時候，手杖卻落到測量人的手中了。

德五伯伯，立時倒在地上。

到了出葬那天，打了鑼，村上人個個都來送喪，各人拿着一柱香，戴着白帽，流着眼淚，就是孩子們也有哭的。

小小的車站，終於在那松林背後，在從前磨坊的所在地出現了。

列車徹天徹夜的，從都市開來，都市的文化從車站湧瀉了出來……

四 鐵匠

—

鐵匠葉金龍，他的鐵店開設在人們稱爲「鬼窠」的街尾一所小屋裏。

這小屋的四周沒有開窗，只有一個門口出入，因爲從前是專爲放置流浪人的棺材的地方，兩扇木門整年關着。陰暗，死寂常年籠罩這小屋。從他移居進去，小屋頓時就有了生氣，熱鬧起來了。「丁丁——」的尖銳的鐵擊着鐵的洪亮聲音，使這小屋，這小屋裏的人全不寂寞。

他的年紀快近五十，快老了，但他的肩膀仍有很大的力拉風箱，擊鐵錘……整天站在熊熊的炭爐旁邊，給炭火燻黑了，像一尾烘焦了的魚。

他打鐵的手藝很不壞，打起鎌刀、菜刀、剪子……非常耐用而且應手。

買他貨色的人沒有一個不稱讚他。

近來他是個鰥夫了，沒有妻子也沒有兒女的獨居着。所以每天所得的工資，舒舒服服養活他自己而有餘。他每天勤懇的工作，一點不懶惰，每天晚上把白天賺得的工資，到一家酒店裏去統統化掉，空了口袋回來，錢對於他好像一個魔鬼，一種災難。不情願留一文錢在身邊過夜。他也想到老年，想到他的肩膀無力舉起鐵錘的時候，於是他也想到儲蓄，但不幸的事實屢次折磨他，當他儲蓄了一些錢的時候，他便會病倒牀上，病勢很凶而且痛苦。等到所有的錢，在病中化完了，立刻會恢復了康健，肩膀又有力的去拉風箱，擊鐵錘了。

一年前一個黑夜，他的妻跟人跑掉了……她留下許多使人心痛的壞印像給他：她驕傲，凶險，謾罵，貪吃而且懶惰……她瞅不起丈夫，『誰願跟你這黑骨頭啦！』她咳清她的喉嚨，唾一口痰到地上，動輒這般說。他覺得，女人給與他的壞處，超過好處十倍或二十倍。於是他厭惡了女人。年來獨居的生活，足足使他年輕了許多，並且發胖了。

他住的小屋，門口朝西，七八月西沈的如火球的太陽直射進來，加以鐵爐生了火，小屋中的空

氣也像是沸騰了。悶熱，流汗簡直會把他烤死的。所以他就規定了清早和夜晚做工，午後就息了火爐休息。十二月嚴寒的日子，兩扇木門不分日夜的關着，擋住西北風，屋中鐵爐生了熊熊的火，在這種寒冷的天氣，在他的小屋中並不會覺得寒冷的脅迫的。於是他發奮的工作了，生產很多的鐮刀、剪子……

在一個冬天的夜半，打鐵匠正脫去棉衣，赤膊的（在冬天他也有完全脫去衣服睡覺的習慣）把疲乏的身體躺進被窩裏去。突然門外有人用顫動的急迫的拳頭敲門，敲門的人好像在門口等得不耐煩了，等不到他的頭從被底伸出來，用較前次二倍響的聲音打門，又是一陣……

打鐵匠帶些惶恐，並且生氣得口吃了：

「那個壞蛋！」

「我——」門外低微的回答：「我，不是一個強盜呵！你放心吧！」

門開了一個肥碩的中年婦人，同着一陣西北風進來了。頭上包着一塊格子布頭巾；天也不知什麼時候開始下了雪花，雪珠子凝結在她的髮上。

她把搭在膊路上的那個捆得很緊的包裹放下在桌面，一頂破傘掛在牆壁上的鐵鉤子上。看去恰是個老於流浪的人。

她開始說話了：

「金龍，我知道你仍是獨個人住在這兒……我常常掛念到你啦！你強健嗎？但是——我知道你從我走後，立刻把我忘記了，是不是準給我猜中的……！」

鐵匠茫無所措的，轉着那雙圓而大的黑眼珠兒，死板板的望着她，他的一年前在這同樣的一個深夜逃掉的妻子。

「喂，你從什麼地方來？」

「你什麼地方來，這到很難說啦……！」

「那末，這一年你住在什麼地方？」

「這也很難說啦！從這地方到那地方的跑，說來你也不相信，我已走完十多個縣份了。」

鐵匠捫一捫短短的鬍鬚，又想起了：

「那天晚上，你跟江湖老二跑掉的是不是？」

女人搖搖她的頭。

「誰造了謠言！那次我自己不主張離開你的，在路上我慢慢的走，且看你會不會追來把我喚回去，但是你卻真硬了心腸讓我走掉，好像再也用不着我，……所以我也氣了走……」

鐵匠再捫一捫鬚髥，又想起了。

「也有人告訴我，你嫁給一個築路工人，跟他到北方去了。」

「這全是說謊！但是她自己也說了謊：『我整年在城中一個紳士家裏做娘姨，沒有上什麼地方去。』」

事實，她確跟江湖老二跑了的。她跟着他，從這個縣城，到那個縣城；從這個市鎮到別個市鎮的流浪。他和她，還帶了一條黑狗。江湖老二能用草藥醫病，用符咒驅逐病魔。二月前，因為用草藥醫死了一個有錢的人，被送進監牢去了。

於是她從那個男子身邊可到這個男子身邊。

她在牀沿坐下，伸個懶腰，好像要躺下去的樣子。

鐵匠回憶過去的事，有些忿怒：

「你預備坐着不走了嗎……今天回到這裏來幹什麼啦！滾出去，不許再走進我的屋子裏來了……」

那婦人白一白眼睛，驕傲的搖着上身。

「讓我暫且住一夜再說……你討厭我，請給我一束稻草讓我睡在地上，不觸到你……這有什麼關係呢……」

「想起你，我就傷心！」

「壞處想到了，好處也想想吧！難道我沒有一點好處嗎？」

她驕傲凶險，貪吃而且懶惰——她睨不起丈夫「誰願意跟你這黑骨頭啦！」

想到這些他是該把她拖出門外去的。

鐵匠沈默了。

他掃射着眼睛，開始觀察她了她稍稍和一年前不同：頭髮的鬚子也剪去了，面孔棧黑，眼睛的周圍，也有了黑圈。眼珠兒沒有同着她的年紀老去，仍是那麼靈活，光亮，眯着眼睛看人。

「金龍，晚上有飯剩下來嗎？」

起初，鐵匠假裝不聽得。

「如果有飯剩下來……給我一點充充飢吧……你不養狗……不養豬……又不養一隻雞……剩下来的飯，仍是無用！給我一點充飢，也是有福的！我一天沒有東西進肚了……」

她說來似乎十分可憐。

鐵匠有一顆軟的心，被她的話感動了。

「去掀開飯壺看看啦！」

「那末，我自己動手了！」

她走到竈前，掀開飯壺，只剩下一些乾飯巴了，掀開菜箱，一些發臭的鹹魚和一些發霉的鹽菜。她知道他仍是過着節儉苦楚的生活的。

當她坐着吃飯的時候，鐵匠又說了。

「吃飽了飯，你走吧！我不喜歡你在這裏過夜。」

「等我吃飽了飯再說吧！」

她這般回答。

二

那天晚上，她沒有走。

第二天，天空正當灰暗的薄薄的光綫着的時候，她很早的起來了。打開兩扇門讓光線進來，再走到竈下去生了火，替丈夫預備早餐。

她利用了火的餘力，把水壺架在竈口，紅的火簇從竈裏吐出像蛇的舌頭，水壺中的水，很快的沸騰了……她知道鐵匠的脾氣，早晨起來必須要喝一大壺濃茶，一天纔有精神做事。

她把飯煮熟了，把茶沖好了，只等着他醒來，她儼然又是賢能的主婦了。

不久，鼾聲沈重的鐵匠被她喚醒了。

「等你起來吃飯啦！太陽已一丈多高了。」

他醒來，沒有絲毫昨天那種厭惡的氣分，用客氣的口吻回答：

「別等我，你先吃吧！別等我……」

一條長方形的小桌，靠牆放着，離桌面不到一尺高的牆上，就掛着一盞油燈，現在這油燈還亮着，因為她忘記把牠吹熄了。桌面缺口的茶壺，杯子，洋鐵罐，零亂的堆着。他們兩個各人佔據了長方桌子的各一邊，面對面坐着，他在慢慢的一口一口的喝着茶……她兩手支着下巴，那雙油滑的光亮的眼珠，溜到他的茶杯裏，又溜到他的臉上。他的面孔給炭火烤焦了，棧黑而醜，眉目也分不清。煤灰在他的頭髮上，耳朵裏，鼻孔中躲藏着。

鐵匠喝了一口茶，洗清他的喉嚨，突然向她說：

「你犯罪不是一次了。第一次，你跟打鐵徒弟跑掉，結果，隔兩年回到我身邊來；第二次，你跟走江湖的老二跑掉，你又回來了，誰知道你還有第三次，第四次啦……」

「以後我誓死不離開你。」

「你的嘴，是難叫人相信的！」

她轉了念頭：

「你別說一次兩次……說來我够好了，離開你，我又回來！」

如果鐵匠要嚴厲的責罰她，那她要生氣了。

他看出她的言語漸漸的露骨，生硬，有刺了。他覺得自己的話也說得太囂嘩太多了一點。

「話莫拉長了！總之，你能够改過……！」

「我決心改過！」

她接上來說。

三

她到了街上。

彷彿剛昨天離開這村鎮一樣，低矮的房屋，不平的石子路，路上每塊石子也好像全認識她沒有忘去這村鎮上有這樣一個婦人。

是早晨，太陽剛從雲層露出微笑的臉，村婦們帶了她們的孩子，抱着嬰兒，躲到風吹不到的牆下曬太陽。孩子們哭着，伸張着那凍紅的小手要玩冰……嬰兒貼伏在母親的溫暖的胸口吃奶，太陽曬熱了嬰兒的尿布，發出煙一般的帶些鹹味的刺鼻的氣息……

鄰居豆腐店的老闆娘，也坐着曬太陽。肥胖的，幽默的坐着，顯出她是個幸福的人的樣子。看到她走來，立起身迎上個笑臉。

「啊！你回來了！」語氣沉重，表示驚訝。

「是，我回來了。」

各人互相看看，再也說不出別的話，別的話也不便在衆人面前問起。

「爲什麼又回來呢？」

各人都帶着這疑問。

豆腐店老闆娘和她從前最合得來。有事她便來和她商量，聽她的話，自己毫無主張。這幾年來，丈夫積蓄了錢，人也胖了，自己也變作很有主張的樣子，她那雙圓圓的眼睛再也睨不起人了。

隔不一會，終於有個在曬太陽的中年男子，制不住他的舌頭，有些忿慨，並帶責問的口吻問她：「你爲什麼又回到鐵匠身邊？」

她的眼光射到發出問話的人身上——她認識他，他是鐵匠的親戚，很看不起她的一個人。

「那末爲什麼不准回來呢？」

她臉孔並不發紅，態度也坦然。

那中年男子又拍拍他的夥伴阿有的肩膀，他是一個尙未娶妻的中年人，整年勤苦的做工，他的主張：以爲一個男子要有錢積蓄了，纔配有一個女人。

他指點着她，向阿有說：

「你要這種女人做你的妻子嗎？」

這位獨身漢子也搖着他的頭。

四

生活的輪子又走上了舊的車轍。

她驕傲，凶險，貪吃而且懶惰——爲了一些小事互相謾罵：

「誰願意跟你這黑骨頭啦！」

他像一條耕牛，每天拖着重負，向前邁進。因爲要養妻子，他更勤奮，他戒了酒，並且正想戒煙

.....

日子睜一睜眼，又是兩年過去。

鐵匠被勞苦所折磨，像一尾燻乾了的魚，更縮小了。她卻發胖了，並且年輕了許多。

一天，鐵匠正彎着腰，身舉起鐵錘打鑿刀。他把注意力完全集中那塊燒紅的鐵上，要想很快的把牠變成一把鑿刀，他的妻從身邊跑出門外，他也沒有看見。等到他把鑿刀打成，走到門外去吐一口悶氣，涼一涼身體，好讓涼風吹去他滿身的汗。

突然，他看見妻也在門外，身邊站着一個男子，四十歲上下，一副狡猾的面孔，他便是拐走他的妻的江湖老二。

她們兩人正在輕輕說話，各人面上帶些驚慌的神氣，眼睛四射，防止有人偷聽她們的話。她們一見到鐵匠的影子，很快的分散了。

她回到小屋，面孔鐵青，好像被一千斤重的憂愁壓着似的坐着。

「那個男子是誰？」

「是老二。」她率直的說出。

「你和他說些什麼？」

「沒有說什麼。」

鐵匠聽了無話可說。他的心暴跳着，浸在不安的情緒中。

晚上，他諄諄的警戒他的妻，叫他不再和老二這種人接近，不理睬他，忘了他。天亮時分，鐵匠醒來，發現他的妻不睡在腳後了，不知什麼時候，她又跑掉了。

痛。

鐵匠於是雇人追去尋找她，前兩次她跑掉並不十分感傷，這次的被遺棄，他卻碎了心般的苦。他關閉了他的鐵店。

一九三三，九月。

五 母親們

一

七月，稻子成熟的季節，綠的田野變成金黃。收穫的日子近了，大熱天近了，學校放暑假的日子也近了。官道上每天有學生打扮的男女青年過去，他們有的是從縣城裏來的，有的從省城裏來的。這些日子，玲的母親和娥的母親常常碰頭。一見面，她們的話就像噴水泉一般的……

「又是放暑假的日子了，你的玲有信回家嗎？」

「半個月前就接到她的信，說定七月十五號到家，可是今天二十號了，或許又變了卦……」
玲的母親很擔憂似的說。

「也說不定，她們學會騙人了。」娥的母親憤慨的這般說。

「我想，逃不了這幾天內，會回來的。各地學校早就放假了，既不讀書，她們留在外鄉做什麼呢？」突然，沈重的嘆了口氣，是娥的母親。

「你的玲，倒比我的娥懂事十倍，她心目中還有個老年的母親，每年回家看你。但是，娥卻什麼都忘記了，女兒長大了，便不再要娘了……」

她感傷的，哭泣了起來。

她的娥四年不回家了。當她到××去進大學的第二年，就輟學，和一個銀行裏的職員同居。母親沒有看見女兒出嫁的儀式，沒有看見女婿是怎樣一個人。她們養了孩子：一個女孩，和一個男孩。每年娥寫信回家說要請母親去看看她的新外孫，可是，可是——永遠沒有實踐她的話。

「今年，如果她再不回家看我一次，即便打電報去，告訴她，我病死了……」

兩個母親談了，就感傷起來；兩個母親帶着淚溼的，悵鬱的面容，默默的分手了。

二

母親老是天一亮便起來，再睡着身體就會發痛，她在睡眠上化極少的時間，早晨早起，晚上晏睡。看去精神還健旺，但到底消瘦得如一匹餓餓的驢了，她的一生被勞苦蝕食着。遇到潮溼的礎石吐水的那種壞天氣，母親的背就酸痛了，骨節和打碎了一般的，睡在牀上，就是轉側也覺得痛苦呵，這種瘋氣病，據說產後失調的原故，自從生育玲以後纔有這病。玲今年二十歲，骨痛病也就有二十年了。

早晨，第一件事，母親把雞從雞埕中放出，好像囚徒一般關着的雞羣，等到雞埕的門開了，一齊「咯咯」的伸長頸子吶喊着，快樂的飛撲出來，在堂前，竈下各處亂竄，各處撒糞，飛上穀倉尋找食物，那情形是十分嘈雜而混亂的。於是母親用那破啞的喉音吶喊，把雞趕出門外曠場上去。

玲驚醒了。淡淡的白茫茫的亮光，從那織着蜘蛛網，掛着塵埃的小木窗口射到她的牀上，正是最適宜睡覺的甜蜜的清晨，她彷彿隱約的聽到母親破啞的吶喊聲，她推測是被母親所驚醒的。

「這沒有福氣的母親呵！」

她這麼想。

母親真不像一位有錢的，有福氣的老太太，她那襤褸的衣服，那全是皺紋的蛇皮一般的臉，那沒有光澤的頭髮……說話時，那虛謙自卑的態度。從前沒有錢的時候這樣，現在成爲村鎮上有錢的財主也是這樣。她並不是沒有新的衣服穿，她做好了新衣放在箱底，一年一年的，她要等到死的那天纔穿，穿身新衣服進棺材。她的家產雖然不十分富有，但照她的經濟情形，什麼事全用不着自己去，做，雇僕人服侍着，想到吃什麼，便吃什麼。吩咐吩咐僕人們便是了。

玲每次從學校裏回家，再三勸母親，雇個用人，來服侍。讓自己清閒的過着殘餘的老年。

「媽，你老了。自己不要做事，雇個用人吧！」

「自家有手有腳的，自家做做得了。」

「媽，這算什麼話啦！」

「你叫我不做事，像菩薩般的？」

母親這末回答，自己也笑了。她是一個好動的勤儉的人，她把工作當作娛樂，例如她養雞並不爲生蛋一樣。無事閒着時，她會感到雙手無處可以安放，坐在椅子上太久了，便同睡在病牀上同樣

的苦悶。

「是的囉，你老了，應該和菩薩般的坐着了。」

「我不喜歡，我的手腳還會動的！」

「好，那末，你每天燒飯，洗衣，餵雞，勞苦一世吧……」

女兒帶些忿怒的口吻，嚙嚙了一陣。

母親只有她這個女兒，疼愛她，任她上天下地……任她嚙嚙嚙……

她生長農家，常常感到出身的低微，當同學們談論她們各自榮貴的家世時，她默無一言了，自嘆薄命的出身在這個無聲譽的家庭裏，當同學們談到母親們，她想起自己「沒有福氣」的母親，那虛謙自卑的笑容，那襤褸的衣服，那無光澤的頭髮……

光線從織着蜘蛛網的小木窗口無力的黯淡的射到她的牀上，陽光和她在學校裏所見的不同了，不是那金黃的愉快的透過皎潔的玻璃窗反射着五色光芒的陽光了。她再也睡不安，沈重的吐口氣，坐起來。

母親在廚下煮粥，爲女兒預備早餐，她聽到「各各」的皮鞋的聲音在房中地板上響起來，知道女兒起身了。

向母親走去。

「怎麼不再睡一歇，昨天你坐船辛苦了。」

「被什麼聲音吵醒的，」玲拉長臉。「媽，我真沒有睡醒，恐怕給你趕雞吵醒的……」

母親默認了。她知道自己的喉音是洪大的，響亮的。

她又回到廚下去，留心銅罐裏的米仁粥，只怕火太猛了，會給煮焦的。粥已煮熟了。不厚也不薄，母親很是得意煮粥的成功。從小玲便愛吃這種粥。她每次回家，母親總是將各種她愛吃的東西儲藏着等待她。

玲打了面水回房去，許久不出來，母親喚她用早餐，看見她穿着藍格子的浴衣，蓬着頭髮，站在那面鏡子面前，看着鏡中的自己。梳粧檯上，一盞火酒燈點着，一把鐵釵架在上面，燒紅。

「你又玩什麼把戲了？」老年的母親用孩子一般好奇的口吻問：

「我燙燙頭髮。」

「燙了頭髮，活像個妖精，在家裏燙牠做什麼——我真看不慣……」

母親話未說完，火酒燈吹熄了……

隔一息，母親催她：

「快點洗好面，等你吃早餐的。」

「不吃。」

「米仁粥啦！」

「不，早上不吃東西。」玲說。「早上最好吃杯牛奶，附近鎮上有賣牛奶的嗎？」

「鄉下怎樣有牛奶買，即使有，也沒有吃牛奶的人……」

母親沈在失望的灰心的狀態中，女兒如今胃口也改變了。滿滿一罐米仁粥，不吃剩下來，這在母親是多麼不經濟的事呵！吃到胃裏去，便是自己的。

「少吃一些吧！」

母親勸她。

玲輕飄飄的搖着腦袋：

「不，一點也不……」

三

起身不久，玲遵了母親的吩咐，去看卜九公伯伯和伯母，因為她們從小便疼愛她，最疼愛她的人。照理，昨天剛到家便該去看他們倆老的，又因為玲沒有帶禮物回來。

昨天，母親便問：

「你沒有帶禮物回來送卜九公伯伯嗎？」

「沒有帶什麼，我把這些都忘記了……」

「這是很不妥當的呵，空着手去看他們，現在人不講「禮」了……」

玲倒並不因此感到抱歉之意，但母親的面容上卻顯示着。

跑進卜九公的院子，他恰在院裏曬肥料，一些牛糞，一堆堆腐爛的稻草，撥散了滿院子，潮溼的腐爛的草堆，在太陽下蒸發着刺鼻的混合着牛糞的氣息。

「伯伯！她在他的背後喊。」

他俯曲着的身體伸直了，起先他凝視着：「你便是小喜子嗎？」

「不，我便是玲玲。」

「呵，玲玲，你回來了，我的眼昏了，我老了……人和鬼也分別不出來——呵呵，你回來，正如天上掉下一顆星，你的母親怎樣的快活呵……」

他伴她走進了他的破屋：潮溼，黑暗，蜘蛛網在樑與樑之間掛着。

「伯母呢？」

「她病在牀上！」卜九公帶病的聲音說：「我猜想你不會再見她……去年十二月，大雪天井邊汲水，滑倒路邊；從此她就睡着，爬不起來了……」

玲立在老伯母牀上，房中白天也和夜間一般的黑暗，一盞油燈不分日夜的亮在桌上。玲走進

去，老伯伯就握燈蕊加上二根，燈光就大了一圓圈。牀腳下，是東一堆西一堆的，結塊的發泡的痰。有幾堆敷上了草灰，那想是昨天或前天吐出來的。

玲不絕的用手帕抹鼻子，極力把呼吸縮短，闔着氣，許久不敢開口說話。

「伯母，怎麼不請醫生啦？」

「請不起醫生了，這年頭不比往年，自己的手腳不會動，什麼事便跟着完結了……」

她伸出那枯乾的魔鬼般的手，想牽住玲的手。她卻敏捷的把手避開了。

卜九公知道讓玲處在這齷齪的黑暗的臥室中是不妥當的，把她喚到堂屋去坐。

蒙上一層厚厚的塵埃的桌椅，剛纔刷過了。他請她坐在那幾條幾乎解體的竹椅上。

「坐一歇，我去燒茶你喝，午飯在我家吃，雖然沒有什麼小菜，但你小時老是哭着要上我家來吃飯的……」

玲用各種言詞把老人的盛意感謝了，在這黑暗的潮溼的破屋中，她再也坐不安了。她逃一般走了。

老伯母睡在病牀上，聽到院子裏石子路上，「各各」的皮鞋的響聲，漸漸遠去……

「玲回去了嗎？」

「回去了。」

母親看到女兒從卜九公家裏回來，時候不上半點鐘，驚奇了：

「怎麼，這樣快回來不和他們談談？」

「我簡直想不出一句話……」

一種不愉快，在母親的面上溢洋着，也在玲的面上溢洋着。

在母親眼裏，女兒沒有一部分性情和自己相彷彿的。她，不體貼，說話合不上。如果母親缺少忍耐，母女間言語上的糾紛是容易被引起的。女兒覺得母親的話是鬼話，女兒覺得母親的話是死去了的，沒有一句可聽。母親，老是諄諄的教訓，但是這對於女兒，像一陣風過去了，不留一些些記憶的。

玲在學校中是活潑的，到了家裏，寂寞的環境把她變成個沈默的人了。

當玲沒有回家，母親似乎有一肚子話，關於老年，婚姻，遺產的話要跟她說。因為母親明白自己，在這世界上是不久的，暫時的了，將來一切家務都該交給女兒去了。

母親向她說。

「玲，你從小在外鄉讀書，家庭裏的事一點也不懂，現在應該懂一點了……」

「是的，媽。」

這末回答她就從坐着的椅子上立起，走開。母親以下沒有成爲語言的思想她是推想得着的。母親的話，全是帶感傷的。

每當吃飯時節，母親爲要增加女兒的食量，每餐預備了她愛吃的小菜，像客人一般的款待她，可是，她測摸不着女兒的胃口。（她的胃口如今也變了。）

「玲，你愛吃干貝炒蛋嗎？」

「愛吃的。」

母親把那盆干貝炒蛋放在她面前，「吃啦！吃啦！」的催促着。這小菜是專供給女兒的胃口的，

母親自己的筷子不願觸到這盆子，分吃女兒愛吃的東西，自己卻嚼吃那碗幾乎發霉的豆醬下酒。母親喜歡喝酒，但她又吝嗇所喝的酒，節制自己，一壇酒買回來，要等到六七天後，發酵發花了纔大量的喝掉牠。

今天母親酒杯裏的酒，又是變了顏色的，混濁而發酸的，並且已上了白色的酒花。

「媽，你的酒上生白花了，幾天了！」

「只有七八天。」

酒已變成醋。母親喝一口，蹙一回眉頭。太酸了，她的牙齒似乎變輕而掉下來，但想到酒是用錢買來的，寶貴牠，仍是一口口喝着……

「不喝牠，剩下來吧！」

「剩下來，不可惜！」

「喝進肚子又有什麼好處……不衛生……會生病……」

因為顧全母親的康健！玲把母親所喝的酒搶過來，倒在地上……

母親暴怒了，那末顫動的吶喊着：

「雷打的，把酒也倒掉了……喝到我胃裏去的，於你有什麼關係……我喝了這末多年的酒，沒有死……啊，你太放肆，太胡鬧……」

玲無話答辯，也無用答辯，沈默着接受母親的謾罵。

在寂寞的家庭裏，在年老的母親面前，玲是整天沒有笑的。

她感到周圍全是愚蠢，醜陋，古舊……她早晨看不見那從玻璃窗反射進來的愉快的有顏色的陽光……

她每天沈默的坐着，寫了許多封信。（在母親眼中她的信是寫不完的）貼上「那張郵花」（在母親眼中，一張五分銀的郵花正够她一天生活的糧食了。）

「寄這麼多的信？」

母親看到桌上，零亂的放着十多隻信封，這麼問：

「是的。」玲回答：「一塊錢郵票，兩天用完了。」

「沒有什麼事，就少寄信，多寄信便多化錢。」

母親的話又含着濃重的教訓的意味，玲微紅的面色塗上灰白了。她和老太婆一般的嚕囉了：

「這多嘴的母親呵……」

母親石玲嚕囉着，知道對她的話有所反抗，又喘口氣，鎮靜一下說：

「別嚕囉囉囉，我的話難道說錯了嗎？……錯沒有什麼事，來去寄信，多化錢，不是發瘋了嗎？……」

在鄉下這年頭，一擔穀只值兩塊錢……」

母親的話是多餘的，像一陣風，不留記憶的過去了。

離她的家，走十里路，跨過一條山嶺，到那沿河流的小鎮上，纔設有郵箱。一封信常常被延擱起來，一禮拜或一個月纔能收到。信件叫上鎮去做買賣的商人帶來帶去，也往往容易從他們的衣袋中落掉的，玲感到這種不方便，於是化了一毛錢一天的工資，一個十三四歲遊閒的野孩子被雇用了。他的職務是每天上鎮去一次，將一些信投進郵箱，將一些信和新聞紙之類的物件帶回來。

玲對這爲她送信的孩子，有了好感。除給他工資，常留在家裏吃飯。

母親，玲和那孩子坐在同一的桌子上。

母親對女兒的行爲，被訓練不多說話了，她也知道自已的話是多餘的。

母親因爲疼愛她，隨她上天下地……

到家不到一禮拜，玲接到一封信，這末寥寥的幾個字。

「小玲：

你欺騙了我，該打嘴巴，你不是說好在家住二三天，見你母親一面便回轉的？你的家庭觀念太濃，太濃了。記得詩人聞一多有句詩：「家鄉是個賊，牠能偷去你的心！」我等着你立即回來，不然，我會趕過來的。

唐若望。」

讀完信，她苦笑了。這信上的言語筆法正如他一樣可愛。

夜間，臨睡的時候，她對母親說：

「明天我預備回上海去讀暑期學校，今天同學有信來……」

她要走，母親明白無法繫得住她，她如一隻小鳥，長了翅膀，她能高飛了。

玲在那黯淡的燈光下凝視着母親的面容。

那掛着淚的紅的近視眼，那悲苦的臉，那無光澤的頭髮呵……

母親整夜沒有睡着，她如夢囈喃喃的說：「女兒長大了，再無孺娘的乳頭……便拋了娘

……」

四

一禮拜之後，娥的母親得知玲回家的消息，趕來了。她要想從玲的口中探得一些關於她女兒的事情。

「來看看你的玲小姐……」

娥的母親見玲的母親便裝作快活的口吻說。

「她昨天又去了……」

玲的母親，生硬的吐出這句話，獸着臉，任性的和孩子一般的哭了起來？老年人的哭聲是那麽悲慘的呵！

「她們長大了，拋掉老娘……她們會飛了，我們趕不上她……」
同情流着，流着，激動了娥的母親。她的眼淚也掉了……兩個母親帶着淚溼的，悵鬱的面容分手了。

六 誣害

四個人在那間醜陋而狹窄的小屋中醒來。七歲的男孩子，赤裸裸的，最先跳下牀，到天井裏去小便了。他自入夏以來，破的小衫布褲，便給母親洗乾淨藏到箱子裏去了，要等到秋天，母親纔肯再把衣褲從箱子裏拿出來。母親對孩子說：

「等到天冷了再穿牠吧！熱天穿破了，冬天便沒有了……」

於是孩子裸體着，像青蛙一般的。

母親醒來了，她的十三歲的兒子也起身了。他矮小的，好像一根受了損傷的筍。可以從外表上看去，卻是個飽經世故的大人。

站在門口，看了天氣，去問他父親：

「爸爸，今天出門嗎？」

「出門的。」

父親說。他一早就醒了，但仍懶在牀上。他昨天在山上砍一天樹，中了暑，眼睛發花，面前一切事物旋轉着，每一株樹好像要倒下來壓到他的頭上。他醉漢般的踏着不穩定的脚步回到家裏，全身發麻而且嘔吐着，食物進了喉舌，便被拒絕的吐瀉出來……今天，他的眼眶深深的陷入了。

「今天出門做什麼？」兒子又問。

「車水。」父親說。

這時，母親站在旁邊做出不高興的臉色阻止他：

「車水遲一天再說吧，你剛生了病，吃吃力。」

「不能再遲，照理昨天午後便該車水了，碰了惡鬼，發起瘟癘來……」

他有點近乎自語的喃喃的說。

「人比較昨天舒服些？」

「只有頭還有點發昏，沒有關係了。」父親說。他把自己身體的康健看到很輕，因為他無法把

康健看重。

這時，七歲的因裸體被太陽曬焦了皮膚的黑孩子，也站在父親的面前，大姆指啥在嘴裏，仰首望着父親的面容。

父親指點着他說：

「你也同我們去車水。」

「媽說，今天要看門。」

「不要，人出去，門便可以鎖。」父親向他說：「你帶隻竹籃去，田溝裏的水車乾了，你去捉小魚」

「去年捉魚的地方？」

「是。」

「有去年那末多？」

「比去年多。」

孩子聽了極其快活。他說起去年捉了一籃小魚回來，父親因為喜歡吃魚不喝酒的父親也喝了酒，後來喝醉了便亂七八糟的唱戲……

吃完早飯，父子三個上田邊車水去了。日頭紅着臉，放射着金色的，有毒的箭，黑孩子，頭上戴着父親的破箬帽，像一朵傘菌。他跑在最前面。

「大魚，小魚，

大魚有，小魚有……」

他這般哼着，哼着就快樂的跳起來了。

他們父子出去了，母親留在家裏。她取了糠粃在餵雞，母親喜歡養雞生蛋，一天能多拾得一隻蛋，那天她就快樂了。餵了雞又要去餵豬，半木桶的食料不夠牠飽，嘶叫着極力要從豬柵裏竄出來，柵門一開，牠便跑到門外流着黑水的污泥溝裏去，用鼻子翻泥，嚼着石塊，木屑，菜根，嚼了又吐出來

……

她也要出外去採些野芝麻的葉子做豬料。她帶了大竹籃，頭上包着一方被太陽風雨所浸蝕

已辨別不出什麼顏色的頭巾。她每次出外去，都包在頭上的。

走到門外，她想到丈夫和孩子們的午飯，不燒熟等他們回來，似乎不安心。平常日子，午飯時節如果她有事出去了，丈夫自己也常做飯，但是他昨天生了病，今天又是車水，他憐憫丈夫，必須做點他愛吃的小菜等他們回來，如果孩子捉了魚，不喝酒的他，也許從鎮上帶了酒來喝的。在他們家庭裏，喝酒的日子，是表示快樂的。

到了午飯時節，他們還沒有回家。太陽已曬上門前櫻欄樹的頂上了。

不久，她的大兒子那麼受中傷的狗一般的，哭着從田裏奔回家了。

他抱住母親的腳：

「媽，爸爸，被兩個團丁捉去了……雙手用椶繩反反的向後綑起來……起先，爸爸不聽他們的話，在田裏和他們兩個打了……用石頭擲來擲去……一塊大石子恰好落在爸爸的膝蓋上，爸爸跌在水溝裏……被他們綑起來了……」

母親正是手中拿着碗盛飯，吃了一驚，碗便落在地上，碎了。

「天上掉下來的禍根……」

母親像孩子般的任性的哭了，灰色的面孔，灰色的眼睛很快的流着，眉毛受驚的跳動着，她手足無措，不知怎樣辦纔好。

她想不出丈夫犯了什麼罪，想不出來……

「孩子，爲了什麼你知道嗎？」

「爸爸不知道，那兩個團丁也沒有說……爸爸因爲他們不說理由捉他去，所以跟團丁打了起來……」

她追趕出去，她忘卻熄滅竈間熊熊的柴火。

她喘着氣，向官路上奔去，她要追到被團丁捉去的丈夫。

孩子望着母親的背影，哭着，跑着，他們的脚步太小，趕不上母親。

於是在半路邊哭泣着。

正當稻子成熟，收穫的季節，田野裏各處皆有人做作。各人皆看到被團丁捉去的男人，看到哭

着過去的婦人，各人互相指點着說：

「吶，賊骨頭的老婆……」

路上他碰見行路人問信：

「你們有沒有碰見我的男人？」

「是不是那個偷牛被捉去的漢子？」

他啞然了，她的牙齒也戰慄了：「他並沒有偷牛，沒有偷人家一些東西……」

行路人，覺得也辯別之無謂，諷刺的輕輕笑了。

七月的下午，刺人的，乾燥的充滿泥土氣的空氣，容易使人變成殘酷。

地主王仁山，站在窗口，等待那休息在松原上的風吹過來。他穿一身紡綢短衫褲，只要有一些風，他的綢衣服便會「拍拍」的作響起來。他伏在房裏書桌上寫一張狀文，預備把那偷牛的漢子送進法院去。狀文快結尾了，只是爲了「一句話的措辭而擱筆着，他站到窗口來，要涼一涼身體。

他站在窗口，仍在那狀文上用心思。要把一個人治罪，全靠狀文的力量，因為法官們只認識文字，而很少認識世務的。他想如果要他的罪加重，要他判決二年以上的徒刑，那狀文便不這般措辭了。想到這，他粗而黑的眉頭拉攏了。

地主王仁山是牛的失主。他自己也便是村鎮上保衛團的團總。他是村鎮上富有財產的識字較多的人，所以這職位便永遠屬於他了。

不是冬防的日子，在鄉村裏最平靜的七八月，團丁只有兩個人。有事出去，他們穿了灰色的兵衣，回到家裏便脫去這衣服，變成了團總的私下用人。在家裏替他看家打雜分任一些奴僕們所做的事。

他們兩個穿上藏了一個兩季的發霉的軍衣，銅扭扣一個個的扣上了。天氣幾乎使牆壁也出汗，兩個平日赤膊慣了的團丁，爲要顯示他們的威嚴，二人皆沒有赤膊。

他們把那漢子，雙手反反的細綁在屋柱子上。兩人輪流着看守他。

團總在他自己房裏寫狀文，沒有走出一步。

他不願看見這漢子。

團總只知道捉來了，綑綁着了……

團丁卻不時走進來報告：

「老爺，那壞東西……和婦人一般的只是哭，他說牛不是他偷的……他昨天生病在牀上

……可以去問他的老婆……」

「笑話，昨天生了病……昨天我親眼看見他坐在牛棚屋門口，別聽他的鬼話！」

「是。」團丁俯下他如沙袋一般笨重的腦袋。

「用過刑嗎？」

「用了。」

「他供了沒有？」

「他一口否認，他喊：『給我殺死吧！做鬼再來復仇……』」

「好強悍的傢伙！再加些刑罰試試看。」

「是。」

團丁隨手把房門「砰」的一聲關上，出去了。

隔了一會，另外一個團丁，那被那漢子的眼淚所感動了的，軟心腸的，又進來向團總報告了：

「老爺，那漢子說要見你，問你一兩句話？」

「現在不高興和他說話，送他到法官面前，再和他說去……」

「他說昨天生病在牀上，牛不是他偷的。」

「不要聽他說謊。」

「恐怕是生了病，他的面孔那麼死白啦！」團丁補充說：「老爺，你怎麼知道是他偷的？」

「昨天我看見他坐在我的牛棚門口好久，這是很顯然的，他白天看了路線，夜間來了……你

知道他是個老偷牛賊，四年前，也偷了鄰村李家的母牛。」

「他自己也說起了，老爺。他自己承認從前幹過這勾當，可是現在他改過了……」

「他還說什麼別的？」

「沒有。他和婦人一般的哭罵着。」

「罵了我沒有？」

「沒有，老爺。他在我們面前是不敢的……」

「好，你出去再等一刻，可以把他送法院了……」

團總吩咐多嘴的團丁出去。要結束他的狀文了。

兩個團丁全穿上草鞋，等待着團總命令，要把他送進法院去了。兩支老毛瑟鎗也取出來了。鎗機完全上了銹，牢牢的銹住在鎗托裏，扳也扳不動。加上一些洋油，不久那兩支鎗便「七七呌呌」響起來了。這宛如有意向他恐嚇似的，團總沒有將那早已寫成的狀文交給團丁，並不吩咐他們立刻送去。

團總現在仍在自己的房裏，倚在窗口，他要等向松原那方追趕去的四個人回來……

當他發覺牛被偷去了。一方面派四個人，尋着牛走過去留下的腳印沿路線追趕去……一方

面，派二個人把這嫌疑犯捉來。

到底是否他偷的，誰也不知道。

他昨天曾坐在牛棚屋門口是事實。四年前，他曾偷了鄰村上的牛，也是事實。

團總俯在窗口，等待着那四個人……

這時，這漢子的老婆也像一陣風般的趕到了。她的臉上的汗和淚，宛如塗了油一般的青色的發光。

她的男人被細綁在柱子上，她便坐在腳下，幾乎在地上打滾。

她除了哭泣便毫無用處了。

那漢子在自己老婆面前，態度好似倔強了起來：

「別哭，哭是無用的，最好你去和他們拚死，我們什麼時候都可以死……！」

她虎般站起：「要死到團總面前去……！」

她沒有開步，被那兩個團丁擋住了。

「如你這種傢伙，死了十個，團總也不會着急啦！」
於是，她仍又坐在地上。

「那末，我要跟男人同去坐牢……帶二個孩子也去……這天上掉下來的災禍……他昨天病在牀上……一滴水吞下去也吐瀉出來……鬼偷他的牛……」

四五個人聚集在團總的房子裏。他們便是沿路線追去的四個人，現在回來了。他們有聲有色的報告他們追到偷牛賊的始末，英雄的氣概畫在各人的臉上：

「我們在松林中找到牛，這時，偷牛賊正趕牠穿過松林上小山去，我們要追去捉那傢伙，不知怎樣的我們很遠被他看見了，他就投下這牛，飛一般的逃去了……」

四個人中那個小個仔說。他的身體如鐵鑄成的，說時，他解闊而長的腰帶，藏在腰帶裏的鐵器「鏗鏘」的互相碰響了。

聽了，團總問：

「現在那條牛呢？」

「已經趕回牛棚裏去了。」

四個人有三人搶先回答。

團總擦亮了一根火柴，燒毀了那狀文。沈思一會，吩咐團丁說：

「把那捉來的傢伙放走！」

團丁解開了繩子。他的兩手已被生刺的椶繩絞出血了。

「好，你回去吧！不叫你坐牢了。」

他並不就走，仍站着不動。他知道牛已被找回來了，偷牛的人也發現了。

他對坐在地上哭泣着的老婆說：

「站起來，我們去問問他爲什麼把我捉來……他誣害了我……他不說出理由，便死在這地方……」

這時，門外，窗口，擠滿着聞事的人，老頭子，壯漢，小孩子，婦人，老太婆，都有。

「算了，算了，回去吧！吃虧一輩子吧！」

旁觀的人這麼勸他。

「請問他，爲什麼要把我捉來？」那漢子喊着。

窗口，一位頭髮花白的老人，他自作爲村鎮上唯一飽經世故的人。揩去他鬍鬚上的鼻涕，向那漢子的老婆說：

「去勸勸你的男人，吃虧一輩子吧！團總是一塊石頭，你們是一隻蛋，碰到便碎了……不用你犯什麼罪，他可以叫你們坐牢……」

膽小的女人受了恐嚇，伸出戰慄的手拉拉男人冰冷的手：

「得了，回去吧！吃虧幾年，等孩子長大了，再吐這口氣……」

他們回去的時候，經過那牛棚屋，他向老婆說：

「昨天我在那牛棚旁坐過一刻，那時我的眼發花了，幾乎昏死在那裏」

七 菌

結婚已三年。

他們快樂嗎？只要見了她的男人就知道。他，青春的年齡，老年人的模樣，消瘦像一柄傘——青銅色的，蒼白的面孔，胸口凹進，像風乾的果子，漸漸的在縮小。他患着劇烈的肺癆病，不息的咳嗽，風箱一般的吐氣，有時痰塞住他的喉頭，那他張大鼻孔，漲紅臉，甚至流出眼淚，用力把那痰塊吐出。這樣，他就是因爲一口痰的原故，在一分鐘之內死去，也是不奇怪的。

當他們剛結婚。她還穿着新娘的衣服。一句諷刺話，就在那些喝醉了酒的賓客之中浮起：「人和鬼結婚了！」

她想到這句話，在夢中也哭泣……丈夫推醒她，把她圓圓的肥胖的額頭，搭在他如柴的臂膊上。

「別哭！什麼事值得這般大哭？你夢見什麼……？」

「夢見你死……你是個鬼了！」

「我不是活活的睡在你身邊嗎？」

丈夫樂極了。他並不講難她說不吉祥話。他覺得：他死後是值得妻子這般悲傷慟哭的……

他對於自己的生活，不能說十分完美，但並沒有咀咒一次命運，雖然他患了那幾成絕望的疾病，他薄有財產，有年輕的妻子侍養他。他是滿意他的命運，滿意他的妻子的。

但是她呢？她是一個酒鬼的女兒，在窮苦貧困的家庭中長大，七八歲時就和男孩子一般的跟父親在田中工作，也許就是她後來長得這般結實的原故。闊肩膀，濃眉毛，高大……說話帶點男子的濁音。從窮苦的父母面前，嫁到富裕的丈夫身邊了。（父母依舊是窮鬼，但是女兒卻有錢了。）她穿得整整齊齊，不再自己做鞋子，她買膠皮底的帆布鞋穿。所以小時候的她的同命運的同伴姊妹們，不缺羨慕她的人。但是——她自己卻咀咒自己的命運，她那種在處女時代，在父親窮苦家庭中的忍耐勤苦的性格，完全失去了，沒有些微保存下來。她有時為了一點小事發了脾氣，拳頭像鐵

錘一般的落在丈夫面前：

「死東西！死東西！」

「有一天，我會死去的，或許即在不久……」

他用非常可憐的口吻這般回答，不帶一點怒容。他的壞身體不許他發脾氣。她比他大半個，結實，闊肩膀。他如果用茶杯擡過去，她就毫不遲疑的，用十倍或二十倍的力，將酒瓶擲過來，這種極強硬的反抗，往往把病人嚇住不敢作聲了。

春天，一般人所謂快樂的季節到了，季候風正熱情的從北方向南方吹。跟着季候，他的肺病和往年一樣的日漸利害起來。他決定上××城中去就醫。那兒住着許多名貴有「神通」的醫生，病人只要一觸到醫生的手，疾病好像立刻會除去的。他早已有這念頭，從前幾年不過是空想，現在卻即可變成事實了。

事情很久就和她二人商量定了，但到了動身啓程的前二天，妻問他：

「你上城去找誰？」

「醫生。」

「當然是醫生囉！我問，你去找那個醫生？」

「不知道。」

他拉長眉毛。

「糊塗蟲城中沒有朋友，又不認識半個醫生，便去亂闖？」

說完，她嚴正的合上兩頁嘴唇，眼睛敏捷的轉動着。

「沒有醫生認識，沒有……」

他毫無辦法的這般重覆的說。

「我的婦母的女兒，剛在去年嫁給一個做醫生的，還是先讓我去走一次，探聽一下，城中那個醫生最著名？」

她靈活聰明的舌頭，所說出的每句每字好似全有充分理由，竟立刻把丈夫燃燒着的行意打

消了。

她代了他去

村上人全知道：她是特地爲了丈夫的病上城找醫生去的。

他再三吩咐她，早些趕回家，他是很急的等她帶來新希望的，妻從城中回家的時候，就是自己「新生」的日子。

臨走的那天，他送她上船。

「你把我的病狀，一五一十的講給醫生聽，預先配點藥回來，記得嗎？」

「放心！記得了。」

「謝謝天，記得就好。」

他真的十分放心了，快樂的回家，路上碰到那些和他差不多年紀的強壯男子挺起胸膛走路，水夫哼着小曲上河邊挑水。他羨慕他們有過於羨慕一對新婚的夫婦，他想等病醫好了，一年或一個月以後，也是一個能挑二大桶水的漢子了。

說定回家的日期到了。

從早上盼望到黃昏。天黑時，她仍不見回家。第二天傳到一個口信：說她還該在城中再住幾天。幾天並沒有說那日子的數目。

「她說再住幾天。」

他問傳口信來的人，形容又狼狽又憔悴。

傳口信的人回答：

「沒有說。」

又問：

「她爲了什麼事，要多住些日子？」

「也沒有說。」

「……」

於是，他捶着胸口，又開始咳嗽，笨重的嘔氣……像抗徐的嗚叫一樣。

新的知識，把她變成一個新人。

她牢記住醫生向她說的話：「肺癆病的人，痰中有一種癆菌，傳染很利害——最好離開病人這些！」醫生並且也給她檢查了身體。他放下了聽筒，用那般驚訝的口吻說：

「吶！你已經傳染了初期的肺病了啦！」

於是，她把丈夫的病，拋在腦後，日夜爲了自己的病發愁。

回到家裏不久，她就不願和他坐在同一張桌上用飯，他避開她，獨自躲在廚下。

「坐到這裏來吧！」

丈夫喚她坐到他身邊去。

「吃你的吧！」

「一同吃，不很好？」

「我怕見你發誓不跟你一同吃飯了！」

他壓制住燃着了的怒火，儘裝作愚蠢的追問：

「爲什麼呢？」

「你自己不明白嗎？」

丈夫從安放傢具的木架上，取下了劈柴的利斧，高高的舉起，漲紅灰白的青銅色的面孔，暴吼着：

「我要殺你！」

「客氣一點吧！如果這樣，我馬上去告發你！」

她在城中住了些日子，不但僅是得了醫學上的知識，並且獲得了法律的知識：「有不治之病或其他惡疾，夫或婦得提起解除婚約。」法律上這般規定。（法律是愛管閒事的！有人將法律所規定的告訴她，她懂得了。）

「我要離開你！」

「沒有這方便。」

「且看我的本領」

柴刀猛的從他手中落到地下，又是一陣猛烈的咳嗽，笨重的風箱一般的吐氣。

「你的話一點也不錯，我們是應該客氣些的，那末你說，到底爲什麼不和我同桌吃飯？」
她也非常願將理由說出，給他明白，免得說她無理取鬧。

「我已患了和你同樣的肺病，這完全跟你一同吃飯傳染來的！」

「傳染——」這名詞是生疏的。

「醫生說，生肺病的人，痰中有一種菌，有一種小蟲，容易傳染一同住的、一同吃飯的人……」
前半句很大方面自然的說出，後半句卻用帶哭的聲音說了：「你害了我一生……自己生了死病

……叫人家跟你去死……」

「菌？見你的鬼！」

他跳起來伸手過去，要抓破她的嘴，結果給他抓住了頭髮，兩人打了起來。她只知道啼哭，大聲的吶喊。他把桌子椅子統統摔倒了，這樣還不够洩忿，再到廚下去打破了一隻鍋子和許多碗碟。

她啼哭不止。

是全村上人將熄燈睡覺的時候，許多鄰居們趕來了——一個放下了抱在懷中的嬰兒；一個剛剛解開衣鈕預備上牀睡的，重又把衣裳穿起；另一個放下正在滌洗的碗碟；又一個離開她病在牀上的丈夫；總之，男人和女人（大半是女人）統統趕到哭聲所傳出的地點去了。

許多人集中在她家裏。其中有一個留着長鬚鬚的老人，他是村上愛管閒事，善於調解糾紛的紳士。

丈夫爲要求得大家同情，當許多人面前宣告吵架的原因：

「你們聽吧，這潑婦說我的病會傳染的，痰中有一種菌，一種肉眼看不見的小蟲，現在她要不合我一同吃飯了……」

「菌？」

大家都驚奇着——看不見的，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

她怕被丈夫的理論戰勝，免得大家說她無理取鬧，也來向大家解釋，哭聲暫時停止。

「醫生說的話，難道醫生會騙人嗎？」

說完，又繼續下去哭。

「一點小事值得鬧成這般天翻地覆的！」

那老年紳士，嚕囉了一番走了。這次他並不出場調解。對於這事他不敢有所發言，不敢發表他的鴻論了。

不久，其餘的人也跟着悄悄散開。

「茵，到底有沒有這種怪東西？」

鄰人們互相詢問着。

到了半夜，他兩人全沒有睡。丈夫像鯨夫般的躺在牀上，眼睛很大的睜着，釘住掛在壁上的那盞暗淡的油燈。她卻獨個仔燃起一支蠟燭坐在廚下，她發誓不再睡到他身邊去了。

她覺得啼哭、打架是無用的，坐着不睡覺也是無用的。

當晚，她睡在柴屋中的稻草堆上。

從前放置柴草的那所小屋，現在她獨自個離開丈夫搬進去住了，她叫泥水匠在那泥牆上，向東，向栗樹園開了個小窗。栗樹放出那芬郁的葉子的氣息，流進窗內。站在窗口，她可以眺視罩在白霧裏的遠遠的山谷。

陽光從窗口進來，小屋中全明亮了，她把那所小屋收拾得清清潔潔，佈置十分整齊。古舊的牆上糊起花紙，把房子醜陋污穢的缺點除去，她變成一個很注意清潔的人。在夏天，每天換衣裳，每天洗澡。她也購置了一隻痰盂，不再隨地吐痰，不再把鼻涕撒在角落去了。

她和從前判若兩人。

柴屋經她佈置了以後，每天不缺少上她那兒閒坐談天的人，老太婆小姑母，每天過正午，有一定的時候到她那邊，談到天黑回去。她常常拉住她的手，像看待自己女兒般的含有善意的，忠告的說：

「你是聰明人，但做了蠢事……」

「怎麼說呢？姑母？」她問。

「你想錯了，怎的要離開你有錢的丈夫？」

「提起這事，我也痛心！姑母，談談別的吧！」她這般回答。

「那你將來會不會後悔？」

「一點也不。」

她後悔什麼呢？她不想依賴丈夫的財產過活，現在她自己能够生活了。當年小時她在父母貧困的家庭中已學得生活的工具，她整天忙着編箬帽、草帽，打草鞋，拿這些出產品去換米換油。所以人們常常發問：

「你不喜歡坐着吃……倒歡喜日夜打草鞋編草帽……」

她回答一個哲理的微笑。那笑法，似乎是悲慘的。

人們談到自甘墮落的女人，就舉她做例子。有些人把她本身看作就是恥辱，不許他們年輕的

女兒去接近她；從前合她很愛好的許多婦人，爲要顯示自己的清高與尊嚴，現在漸漸的合她冷淡了，甚至不說話了。

從她搬進柴屋來住。和丈夫完全脫離了一切關係。她沒有上丈夫住的老屋去一次。

有人告訴她，她的丈夫因爲她離開他所惹起的憂鬱的原故，病更加劇了，十分可憐的奄息在牀上，並且日夜像夢囈般的喊着她的名字，要求在未死前和她再會一次面。

她始終沒有去。

一天，他被一個人扶着，上她的柴屋來了。他瘦得簡直如一柄傘骨同樣，兩眼深深的凹進，面上發了黑的斑點，說話時牙齒像狼一般露出：

「你還認識我嗎……？」

她瞪住他，他瞪住她看了一陣。

他的眼淚滴了。

她躲避牆後去。

『不要怕我……我立刻會死去了……在沒有死以前……我要見你一次……有幾句話向你說……』

他在柴屋中到處找尋，可是她不見了。她從通到栗樹園去的小門溜出去了，穿過栗樹林……等不了幾天，丈夫死了，她也回到老屋去了。她爲丈夫去辦理喪事，並且有人看見她伏在丈夫的靈柩上慟哭：

『……我的人……你活的時候對待我並不錯……你很和善……你的性情也很好……但是……但是……』

一九三三，四月。

八 生之欲

天空塗着黑墨水似的晦暗，天氣陰森森的，人也變成陰森森的和地獄中的惡鬼一樣。

她蹲在井邊淘米，擡頭向村外望，看見田間小路上有個人走來，灰色的天幕罩住田野，雖是早晨，但在她的背後，跟隨着近似黃昏的黑暗。

遠遠的，她敏捷的認出那個來人了。

「那可惡的渾蛋又來了！」

她變青面孔。

來的是鎮上一家米店裏的收帳伙計，他三四天內上她家裏已有五六次。匆忙的，她跑回家去，報告坐在竈前柴堆上的她的男人：

「噲！米店中討帳的人又來了呢！」

「哦！他虎般的站起。『他來一百次了，天天逼着也是無用的……』」

「你準備怎樣對他說？」

「沒有錢，沒有話可說！我真不敢見他們的面，他來找我時，你回答他說不在家。」

「我不管！」

「不管嗎？借來的米，你也吃掉一半的啊！」

說着，他慌手慌腳，呆頭呆腦的爬木梯，躲到棚頂去了……

啞息着。

* * *

一次大水災，把他澆入了另一個世界，從那時貧窮就像自己的影子跟隨着。不知什麼時候失去了先前面上愉快的笑容，整天浸在憂鬱中，一日如一年的蒼老了。夫妻間也常發生齟齬，不能和睦的生活，而兩人各有同樣的壞脾氣，每次打架，都要損毀一兩件傢伙，摔破碗碟，或把桌子敲破一個大洞，如今在堂屋前放着的那條桌子，二年來修理三次了，兩人每次打架時忿怒的程度，在這張破

桌面上，顯明的記錄下來。

跟隨着那次水災降落到他身上，又是半年的大病。二次災難好像事前有了密切的商量，暗暗中聯絡起來，把他拖下地獄中去，如果沒有那次水災，也不會有這場大病吧？

遭受了兩次災難的襲擊，陷入了絕境的他，沒有絲毫財產。最先借債混日子，等到在借債上失了信用，借來的錢不能依照說定的日子歸還，所以這條路不久也就斷絕。以後沒有人肯借一斤米給他，只有跟隨在背後的向他索帳的人。

到了年關，大小店家以及富戶，忙着派人在外收帳，每天有人推進他的門，十個中有十二個是收帳人，他們都有同樣的一副容易生氣的面孔，和一張會說有刺的話的嘴巴。因之他常常躲避起來，不敢見他們，叫女人出面和他們糾纏，回答一些話。

一天到晚也够麻煩，債戶一批批的來，招待他們，獻殷勤，說好話。藥店中的學徒剛捉了兩隻雞去抵銷一塊錢藥帳。米店的伙計又趕到了，幾十元的一筆大數目，不是拿幾隻雞能抵銷的了。

米店伙計，連續來了五六次，只是「明天、後天」的答應他，拖延着日子，其實，他是無力還掉這

筆帳了，除非有點金之術。

討帳的人來時，他躲在棚頂，山羊一般的豎起耳朵聽：

「你家的男人呢？」

討帳的查問他的女人，牛聲牛氣的。聽到聲音便想像得出說話時面孔的顏色了。

「今天大清早，他出去了。」戰戰兢兢的回話。

「爲什麼出去？什麼時候回來呢？」

「他出去借錢的，窮人只有借債纔能還債，問我什麼時候他能回來，我可不曉得了……」

女人撒了謊。

男人清清楚楚聽到他們說的話。

「賴帳是賴不掉的，你們到底主張怎樣？」反覆的這麼追問。

「問我們女人，又不是管家的，怎麼知道！」

「欠的錢，今天就要。」

「家裏一個小錢也沒有，要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都要。」

「除了「人」什麼都沒有。」

「下次再沒有錢還帳，人也要了，簡直沒有情面！」

她苦笑了，皺紋很深的橫在額上。裝腔的樣子，聳聳嘴說：

「你要人，我就跟得你去！」

輕佻的，被她這麼一句話，討帳人和平下來了。他頓時生長了壞念頭，想法子調戲她：

「你這對黑眼珠迷死人，如果你們欠的帳是我自家的，不是大肚皮老闆的，那就一個錢不用你還！」

吐出舌頭和她做鬼臉。

她不高興理睬的樣子掉過頭去，而一隻沈重的有力的手臂又攔到她肩上了。

「你的男人出去了，我在這裏等他回來。夜了，就在你的牀上住夜……」

這麼被侮辱着，完全因為丈夫欠他帳的原故。

收帳的人走掉之後，他便向丈夫身上吐這口氣：

『你害我受一肚子氣，自己卻躲避起來，因為你欠他們的臭錢，所以他們臭話也說了，你在棚頂也聽見的吧！』

他承認：『聽見的。』

『以後不再跟你受氣了，我要走掉……』

她和裝哭的孩子一般，嗚咽起來。

他兩手捧住腦袋，歉然的白一白眼睛。

『三天之內，無論如何設法還掉這筆帳，無論如何！』

女人聽了他十分堅決的如同發誓的話，更加輕視他，她懂得自己的男人沒有撈錢的法術，也沒有可以換錢的東西。

『天上會掉下錢來的吧！除非去做強盜，不然一輩子也還不了這筆債！』

又是白一白眼睛。

一個深夜，他帶着一顆冒險的暴跳的心出去了。

出去時沒有說明到什麼地方，做什麼事。只吩咐妻夜間不要把門門了，因為他要回家的。

天沒有發亮，雞剛啼過初次，妻就聽到他回來，輕輕的、鬼一般的推開門。他獨自爬上棚頂去睡，不敢上妻的牀。

他睡到牀上，便像個病重的人慘痛的呻吟着。

妻聽他叫痛，聽他用忿怒的拳頭搥牀板，聽他息息索索的爬動，她以為他的心痛病又發作了，所以整夜沒有理睬他一聲。

他面孔慘白，好像流盡了血。過了一夜，腫骨就突出來了，一隻手按住背上的傷口，自己看不見傷口的大小，只知道血已流溼半件小衫，仍在流着，彈粒大概打斷筋骨穿入隔膜進去了。

他想把昨夜所發生的不幸，坦白向妻說出。

昨夜，當他第一次做了犯罪的行爲，立刻遭到不可赦免的懲罰！他嘗試着一種勾當，做了小偷阿六的助手，鋸斷一家富戶的窗櫺，預備進去，而鎗聲突然從另外一個窗口響出來了。於是他像石塊一般的跌下地，而阿六卻敏捷的逃走了……。

「不能把這種不體面的事，向人說出的！」他反覆的慮念，胸中的血沸騰着像一鍋子的油。這多麼不光榮！一生沒有比這件事，更醜更丟臉的了。他要隱瞞下去，就是自己的妻，也不該讓她知道。在棚頂，他痛苦的叫喊。

妻去問他。

「好像被蛇咬住般的，到底什麼事呢？」
他撒謊。

「心痛病又發了，或許會因此死的……」

她伸手去爲他撫摩，卻被拒絕了，他只恐被她發覺秘密，背脊向上的伏着。

背上的傷口，雖然沒有生命的危險，但不敷藥，不醫治，決不成功的，流着血水，浮腫，腐爛，那麼一

天天拖延下去，總非辦法，或許生命便會因此結束了。

將發生的不幸向妻說出去吧，叫她設法把傷口醫好，重新做個人……但他在妻面前說不出一句話。他預感着當她知道了這件不體面的事，她立刻會唾棄他……

一陣劇痛之後，他用忿怒的拳頭搥擊牀板，戰慄的咬住牙齒：

「阿六，你這個王八蛋！」

想起昨日夜間了。冬日的蒼穹和藍的海面一樣，雖沒有月亮，但滿天撒着和油菜子粒似的星星，人站在一丈遠的地方也能辨別出對方的眉毛和眼睛。夜是那麼死寂，自己能聽得自己的腳步聲，如這種明亮的寂靜的夜間，是不適宜這種行竊的勾當的。最初他便擔心的向阿六抗議：

「黑夜纔好呢，這樣明亮，恐會出危險呢！」

「有什麼危險不危險，這種行業是拿生命去換的，我阿六幹了這許多年頭兒，沒有出過亂子，第一，是大膽！」阿六說時帶着嚴重譴責的口吻。

「是的是的，要膽子大！」

他爬上牆，去鋸木窗齒，房子裏的犬吠了起來，他的手是棉鞭，冷而且發抖，又膽怯的從牆上下來，舌子好像縮短了，吃口的獸到阿六耳邊說：

「屋內的狗吠起來了……我有點怕。」

「我問你怕什麼？」阿六在他肩上落下一個拳頭：「怕死的人根本不配吃這飯！」

「狗叫得太利害了！」

「有法子叫牠不叫。」阿六自信的說。就在大口袋裏挖出一塊鹹肉骨頭，從窗口投了進去。一塊肉骨頭塞住狗的忠實的口了。

「快趕這時動手，離天亮近了，上去，大膽些！鋸斷窗齒，讓我進去，你等在外面！」

他用發抖的手，戰戰慄慄的鋸着窗齒……

槍聲從樓上，從另一個窗口響了，彈丸射到他的背上，立即像石子一般的沈重的掉落地上。這時同夥阿六拋了他不管，獨自鬼也似的遁去……

現在他背向上的貼伏牀上，想起同夥阿六的行爲，內心一針針的刺痛，比傷口的劇痛更難挨。

他幾乎變成個瘋人，搥着腦袋，又搥着牀板。

妻以他是心痛病，一清早就上鎖向那寓在小客店裏的江湖醫生，去討醫心痛病的藥。

她圍着一條圍裙，一隻母雞裏在裏面，咯咯的叫起來，她能賣掉牠，纔有錢買藥。

太陽剛露頭，人們剛第一步從門內踏出門外。那關門最遲開門最早的小客棧門口的街沿上，站着一些人，傳述着一件昨夜所發生的新聞。

一件事，電一般的傳播給大家，他們就喋喋不休，從早到晚。

那個因為早起和多嘴，被人稱他叫「雄雞」的茂春小鬼，站在石階上說：

那個賊準是附近地帶的人，還是新的腳色……被打着一槍，立刻從窗口跌下去了！但結果，仍給他逃掉……可是像傷了翅膀的鳥，飛也不遠，……死也會死在附近，一定附近地帶的人！

她經過街上，腳步停住，聽他們說些什麼。

她聽不懂從半腰說起的半個故事。於是她搶上去問：

「什麼一回事，你們一清早就說得這樣生動？」

她追問茂春小鬼，要他從頭至尾說一遍：

嚥下一口痰，他的眼睛突出來了：「呵，昨夜有賊爬上李大爺家的窗，打中一槍……」
關切的她詢問。

「有東西偷去嗎？」

「一點東西沒有偷去，白白的打了一槍，妳說可憐不可憐？哈哈……」茂春小鬼從鼻孔裏發出笑聲，顯然的，他諷刺那個負傷的不中用的賊骨頭……

「罪過，罪過！」她眨着眼睛。「可是，他自己不走正路，去偷人家的東西，不是道路，吃了一槍也活該！」

「一個世界上最倒楣的賊啦！」

大家全這麼下了結論。她也這麼嘆氣。

她在街上賣去雞，從江湖醫生那兒買了藥回來，結果，他辜負了妻的誠心，拒絕吃那藥。

「謝謝，我不用吃藥」

「怎麼呢，藥到病除，聽說這草藥吃心痛病最好不過的，你吃下去吧！」

「……」默然的，他白一白眼睛。被妻的誠意感動了，他要將隱痛向她訴說出來，不該把自己的妻子也隱瞞着。

一個個字，像一滴滴的血，壓榨出來了。

「去，走得近一點，有話向你說」

他悲慘的喚妻去，把耳朵靠近。他恐慌的看看四周圍，怕有人偷聽，就是牆壁，也好像長了耳朵。
「老實說，我不是心病病，昨夜爬上李大爺家的窗，背上打了一槍……」

「大清早，街上便有人議論着一個賊，那知便是你，鬼也料想不到的，做了這種醜事，一生不用做人了……」

「呃，呃，呃，他長長的吐氣。」

她白白眼睛，好像自己的眼花了，在面前不是她的男人，換了個別人了。

「呵呵，你幹了好事，以後沒有臉再見人了……」

她把買來的藥，撒在地上。

爲了丈夫的行爲，她傷心的哭泣，從早到晚，喋喋不休的譴責他。

他卻懇求妻子。

「勿要整天嘈嘈囂囂的吧，給人家聽得了，宣揚出來，怎麼好意思呢？」

「是啦，人家知道了，怎麼辦？什麼鬼鑽進你的肚子裏去，走上這條路……」

「欠人家的帳，還不掉，自己又挨餓，只有不走正路，但是，到處都是死路，沒有一條路走得通

……

「你有什麼本領走這條路，偷來了什麼東西呢？白白的打了一鎗，真是自己送死！」

「你別的話無須說了，已做錯事……你如果想要我再活幾年，替我找個外科醫生吧！」

「不錯，請個醫生！醫生如果多事，問起你怎樣被鎗打傷的，那麼你如何回答他呢？總有一天露

馬腳醜，日後你不想做人村上大大小小的人，就連三歲的孩子，都知道這回事……」

「隨牠去了……其實那裏有錢請醫生……隨牠去了……」

妻爲了這事和他賭氣，忿怒而且焦急。

她不敢走上街去了。好像人們全知道了這祕密。放射着蔑視的唾棄的眼光，指手畫腳的向她

叫：

「吶，她的男子是個賊，這個賊婆婆！」

想起這些，她哭泣，咀咒。說些使男子傷心的刻毒話。

「村上人統統知道你的事了，三歲的孩子也知道了……」

咬住牙齒他沒有說什麼。白一白眼睛，他在打什麼主意……

睡的時候，妻問他到底如何打算？

「我已主張定當了，你別管！」

前半夜只聽到他深沈的嘆氣，和咀咒着誰似的夢囈一般的說話。後半夜，就靜寂了。

早上，妻爬上棚頂去看他時，他吊在屋樑上，一條藤繩把生命結果了。

鄰居們聚集他家裏，嚴重的追問他的死因。

「爲什麼吊死呢？誰逼死他的呢？」

有個「親房」叔伯，竟扭他的妻的頭髮。並且要挾她：

「好好一個人，爲什麼尋短見，做妻的一定知道，不說出你也活不成……」

一九三四，六月。

九 喜 酒

藍的天和千百年前一個樣子。

大清早，十一月初冬的冷氣流瀉着。茂春叔在街頭石子路上，拖兩片破鞋板走着，看去像個有閒的人了。慢慢地俯下頭，在計數路上有多少石子似的。

他是最勤儉苦幹的人，一年三百六十天，很少有休息在家的日子。他每天背了鋤頭、穿着草鞋，出去經過街上，黃昏回家經過街上，沒有人曾經看見他拖雙破鞋板在街上閒散的。

許多街頭的閒人驚異了。

「茂春叔，今天幹嗎不下田，在街上爽爽意意的踱來踱去？」

「吶，李家二少爺結親，今天中午請我吃喜酒，所以就不出門，在家等半天。本來今天打算割蕎麥的呢？」

「難怪你這樣，爽爽意意的啊……今天有個飽肚皮了」

「啫啫……有個飽肚了。」

白一白眼睛，啾啾作笑，豎起樓刷般的短而黃的鬚髭，他的內心快活着……他多久沒有吃一頓好飯，痛快的喝一回酒，可是今天機會來了。

走到街尾轉角的地方，他碰見了景陽小鬼；他們兩個是村上出名的窮人。

「噲李家今天請我吃喜酒，有你的分沒有」

重重的打一下他的背脊，低低問。

「也請我了。」

「什麼時候？」

「今天中午。」

「碰巧，碰巧，我也是中午，我們同去，我們坐在同個桌子上，大吃他一頓」

「好，兩個比比看，吃的本領誰比誰大」

「酒，喝不過你；飯量比不過我的。」

他們兩個說說笑了。

景陽小鬼用手指挖着煙囪一般的齶齶鼻孔，息了鼻涕，在牆上揩乾齶着鼻涕的幾個手指：

「王二昨天就去吃了，聽說吃得很體面，有湯菜，還有魚翅……」

「魚翅」茂春叔的眼睛亮了起來。

「是的，魚翅。」

「生在海裏，和海參差不多的東西吧？只吃過一次海參，活了四十八年，沒有嘗到魚翅是什麼味道。大概很鮮味的吧？價錢很貴的吧……」他發生了孩子的幻想，雖然將近老年，但是他想起所送的禮物僅僅是二十隻雞蛋，又擔憂的追問：

「吃魚翅的人，禮比我們送得多吧？」

「不是的，開福老太婆只送二十隻雞蛋，昨天已吃回來了。」

茂春叔和老太婆所送的禮物，同樣二十隻蛋。

「二十隻蛋，吃一頓酒，有魚翅，那真太便宜了。」

「太便宜！太便宜！」

燒早飯的時候，他吩咐老婆少煮些米，因為自己去李家吃午飯，預料着一定吃得飽飽的，以至晚飯也不需要了。

「今天少燒一個人吃的飯啦。」

「你只一頓午飯不在家吃，——少燒一大碗米吧。」

「不，午飯吃得飽飽的，夜飯一定吃不下去。自己家裏的飯少燒些，少些！正可以省的。」

這時，他十歲的孩子石生聽到父親有酒吃，就纏住父親的腳要求：

「爸爸，帶我去帶我去！」

孩子的母親，不但不禁止，反而很可笑的慫恿他：

「爸爸今天去吃喜酒，他快活了，有酒有肉，你也跟他去吃一點回來……」

母親在石生膏着鼻涕的臉上碰碰嘴。

向孩子說完話又掉轉來向她的男人：

「決定帶石生去吃吧，自己家裏也可以省下一斤米，孩子年紀小，食量和大人差不多，能節省的地方就節省，自己能省下一顆米、一粒飯也好的。」

她的話有充分理由，他立刻允許帶孩子同去。

太陽將近走到天空正中了。

茂春叔坐在門口的石階上，他的胃是空的，他的心是沈重的。坐在門口目的是等待景陽小鬼，他們兩個約定同去李家，等他來約他。

等待着的景陽小鬼不來，他感到飢餓了。早上沒有食物進喉，肚子縮得很小，和放了氣的皮球一樣。

因之燥急着，站起來，蹲蹲腳跟，抓住頭髮。

一方面因為餓，一方面又怕太遲了，他想獨個人先去……遲到了，他們或許把東西吃光了。

景陽小鬼走來了，滿臉笑容的，可是在他青銅色的臉上，笑也不能顯示出快樂，大概因為浸在

悲苦中的日子太久了。

「累你等久了。」

茂春叔蹬着腳跟，擡頭，手指着天。

「你這糊塗蟲！看太陽什麼時候了，請吃午飯的，太遲去，他們都吃光……！」

「太早了，其餘的客人沒有到齊，坐着等吃，也不好意思的啦！」

「不要多嘴了，走！早些去纔是道理！」

茂春叔走在前面：手牽着他的孩子石生，小孩子快活得像蛙一般的跳。

景陽小鬼跟在後面。他懊悔：忘掉帶自己的孩子也來。

八個人佔領一張四方桌子。

茂春叔和景陽小鬼坐在一條長板檯上，只有他們兩個有坐在一條長檯上最可能妥當，因為他兩個的衣服破舊而且醜陋，還生着白蝨，誰也怕接近他們。他的孩子石生，嘴巴突起，和獼猴一般。

的站在桌角。其餘的六個人，也都是同村鄰居們：六七十歲的花白鬚鬚的秀才歌六先生，獨眼吉祥的面孔嫩白，有一對黑眼珠子的福壽的老婆，南南的媽媽，還有管閒事的地保林大木，開南貨店兼酒店的朱文三老闖，在這八個人中，他的境遇和生活最幸福、最富有，所以他養得胖胖的，說話生氣十足，好像誰都該聽他說話。從前是窮苦出身，二十歲以前還做剃頭徒弟，被人所輕視，喊他「賤骨頭」，如今有了錢，身價就跟着高漲，喊他「大老闖」的也有，喊「朱先生」的也有。

大家坐定以後，就開始吃了。

在這條桌子八個人中：不用說最有錢的是開雜貨店的朱老闖：穿一身破衣褲，最窮苦的便是：茂春叔。大家都崇敬有錢的人，讓朱老闖坐在首位，在他面前秀才歌六先生，雖然博學能文，年老的長輩，也不够坐首位的榮譽。

桌上擺滿菜碟：有白切雞、紅燒肉、皮蛋……茂春叔平日只裝菜葉菜根的，沒有油的胃，裝進了新鮮的食物。桌上各種小菜，在他都好像第一次嘗到，有些東西是常常看見，而始終沒有到口的。

他，食慾極度的亢進……

其實大家都是一樣。當每盆菜送上來，八隻手同時舉起筷子，不停的運用着，大家的眼珠落在菜盆裏，直到菜盆空白了，纔把筷子躺下來。

大家是粗俗的人，大口的嚼着食物，牙齒和牙齒發出聲音，只有秀才歌六先生，一小口一小口的嚼着饅頭，小心的嚥下去，動着沒有牙的牙牀。

南南的媽媽，這六十多歲的老太婆，胃口仍和年青人同樣。她把每人應得的兩隻饅頭，兩塊肉取了來包在一方花布手巾裏，藏進了大口袋，帶回家去給孫女們。年輕的壽福的老婆也學了她，沒有把饅頭當場吃掉，她也要帶回家去。

大家很少說話，因為嘴有更重要的任務了。

女客們多吃些小菜；地保林大木，開酒店的朱文三老闊，景陽小鬼，茂春叔，儘喝着酒。

林大木，看朱文三搶着喝酒，迎上笑臉：

「朱老闊，酒出自你店裏！」

「自家的沒有別家的好，你說對嗎？」

喝着，喝着……茂春叔的酒量也大，正如一個口渴的人喝水，人們懷疑他不是喝進肚子裏去的。

「茂春叔，少喝點吧，你快醉了！」

「早得很，早得很！」

「喝不完人家的酒啊！」

「哈哈……」

癡獸的笑一陣，轉動着網住紅血絲的眼睛。青的和蚯蚓一般的筋脈，在太陽穴的地方暴跳……乘着酒興和一點醉意，他還說了一段似乎理論的話：

「生落地便是窮光蛋，生落地便是酒鬼，所以更窮了，一天飯也沒得飽，能喝什麼酒這種東西，原是有錢人造出來喝喝玩玩的……」

獨眼吉祥，咳嗽了一聲問：

「你每天有酒癮嗎？」

「托你的福，倒沒有上癮，有時喝一肚子，沒有拉倒……人是多麼下賤呵！比方冬天有錢人穿羊皮，窮人穿一件單衫也得過去。」

沈默的坐着的景陽小鬼，驟然在茂春叔的肩上打了一拳頭：

「好脾氣！碰到有酒，喝別人家的，就痛快一頓！」

「咯咯咯……」露出黃的狗牙齒，茂春叔又是一陣癡狀的笑。

今天是他平生極快樂的一日了，吃着許多從前或相隔數年沒有吃過的東西，他的胃好像鯨魚的口張開，要求多量的食物。

空的胃，漸漸的，漸漸的膨脹着。

做父親的和孩子一樣，孩子也和父親一樣。

石生的食慾今天也特別活躍，走進，走進的廚子送上一盆菜，就突長嘴巴喊爸爸。

「爸爸，要肉團！要饅頭！」

同桌的人都惡感的，厭惡這獼猴一般站在桌角的茂春叔的兒子。同時對茂春叔也發生了惡

感，互相掃射着憎惡的眼光。

南貨店老闆，扭住石生剃光的頭，向上一仰，示衆式的向大家說：

「這小東西，將來定是壞蛋！吃得一肚子東西，不是好貨……」

「一個吃鬼！」

「便是草包草包吃鬼！」

地保林大木、獨眼吉祥、南南的媽媽一齊蹶上來說。

帶有幾分愚蠢的茂春叔，也聽懂他們的諷刺，也看出他們蒙上一層溼青色的惡感的面孔。

他們全不高興他帶孩子來。原是八個人坐一桌，加上糊猴般站在桌角的石生，就是九個。

走僮的廚子，送上爲大家所期望的魚翅湯，調羹同時響了起來。

茂春叔生平初次嘗到魚翅湯的滋味，腥而且淡的。

「魚翅有什麼好吃呢？」他奇怪起來了。「有錢人吃的東西，他們的胃口和平常人不同的吧！」敏捷的、迅速的運用着調羹，一大碗魚翅湯，快乾了。景陽小鬼和朱文三都沒有滿足的動着嘴。

巴獨眼吉祥伸出舌尖舐着有腥味的嘴唇。

站在桌角的石生，看見湯，沒有一滴到口，又不甘心了。

「爸，要湯。」

除了他爸爸，其餘七個人兇糾糾的射着眼光來制止：

「小孩子不能吃湯！」

朱文三板起正經的面孔，抓住石生的頭說得有趣：

「你爸爸四十八歲，纔第一次嘗到魚翅湯如何味道，你也等到四十八歲再吃吧！」

孩子做着哭臉：「你的媽特皮，四十八歲……」

「拍……拍……」兩個響亮的耳光打過去，粗大的指痕一行行的印在石生臉上，流着眼淚和鼻涕，任性的哭了。

地保林大木，接近獨眼吉祥的耳朵說：

「確是該打的孩子呵！」

獨眼吉祥，碰近南南媽媽的耳邊：

「打得好！打得好！」

茂春叔蹙着油辰黑的眉毛，瞪住自己可憐的孩子，爲了吃一點東西，孩子受打。

孩子哭着。

爸爸把剩下來的，一個饅頭給他，塞住他的口，哭立刻停止了。

父子兩個，吃得飽飽的回去，茂春叔喝醉了酒，走路東闖西闖的，像個浮在水面的皮球。孩子石

生跟在後面雀躍着走，他早已忘被打，忘記哭了。

從昨天喝醉酒回家睡倒牀上，茂春叔到今天正午還沒有起來，他病了，胃裏發酸、發嘔。

他的老婆在竈下煮焦米湯給他吃，沒有錢，買不起藥，也請不起醫生。送焦米湯給他喝的時候，

她咀呪一般的嚕囁着：

「是傷食病啦……昨天吃多了……吃不完別人的東西的啊……如果一天吃飽了，就永

遠不餓，那就吃個大飽，吃多了有什麼用呢……」

十 巫婆

清晨。

太陽曬到的地方，夜間的大霜已經開始溶化了，泥地薄薄一層水溼。人們走過，溼的黏土膠一般的吸住鞋底，起步就滯重困難了。老於出門的人，在這種大霜的早晨，遲遲纔肯出去的。巫婆楊媽，大清早就鎖上了自己小屋的門，把鎖匙小心的吊在衣扣上，出去了。那時還未見太陽，泥地沒有吐水，她在田野的小路上，踏着晶亮的白體體的濃霜，息息索索走着，並不滑。等到太陽露了臉，路立刻泥濘水溼了，石子路潑了油一般的光滑。路邊好像佈滿惡鬼，戲弄着她，不時給她滑了腳，叫她吃驚。「碰見鬼了，這麼早出門，天又這麼冷，」她喃喃的說：「到了中午，路乾了，天也和暖些……」

轉了念頭，她反駁了自己所說的話：

「不早些動身，就趕不上到他們家裏吃午飯，那自己又該破費了。」

她要乘着吃飯時節闖進人家去，吃一頓。自己家裏的竈，長遠沒有生火了，一個月偶然自己燒幾次飯。家中即使有米，也沒有柴，自己又懶動手，到井邊汲一桶水的勇氣也缺少。每天從這個村莊跑到那個村莊，到熟稔的人家去吃一頓飯，談閒天過日子。她去的人家，依照她自己的臆測，他們都該把她當作「恩人」看待纔對的。她曾經用符咒醫好他們或他們兒子的病的。那些被她斷送了性命的病人，她遺忘了。觸到過她的手，僥倖活轉來的人，她一個個清清楚楚的牢記在心頭。

「××，你記得那場大病嗎？」

「記得的。」

「記得便是，沒有我，早就沒有你了……」

向一些人她這麼誇張自己，自作爲他們一生的「恩人」，所以常是上他們家裏去吃幾頓飯，而毫不感着慚愧，好像是應當的報酬一樣。

她的年紀上七十歲了，人很矮小。她的鼻樑骨高高隆起，兩邊口腮深深地吸了進去，牙齒已經脫落了。她的破衣服，一層層補得很厚很重，十多年沒有穿一件新衣服，直到死也不見得會有了。

她費力的走過一段泥濘的路，又走過一段油滑的石子路，兩腳有些酸痛，腳底好像釘了釘子。找到路旁可坐的地方坐下來。抹去二條垂着的清水鼻涕，鼻管像塞了一個木塞子，帶着鼻音在自言自語。

「畢竟老了，不中用了，走路就會氣喘，一天最多只能走上二十里，不久就會死了……」
感覺着「死」的降臨，不是今天的事了，這念頭終年長蛇似的盤在她心頭，但她想法子要活

前半生，她是在優裕中過去的。那時，鄉下孩子有了疾病，請巫婆用符呪治病，比請醫生普遍。那時二十里內外只有她一個巫婆，農婦們不絕的抱着有病的孩子上她家裏去求醫。病着的孩子，從她那邊受了「法術」回去，也有半路上死在母親懷裏的。但他們好像對得住死者了，因為曾經上過巫婆的門了。

她走上一里半里，即便坐下來休息一回，每個可以休息的場所，她不放過。到了一個驛亭，又坐下來了。驛亭中休息着許多過路的人，在吸煙談天，有幾個卻躲在驛亭的一角，集合了稻草、樹枝和

松葉燒起火來。地上泥灰和未燃燼的柴頭狼藉着；而白的粉刷了石灰的牆壁，也已給煙火燻黑，大概常常有過路人躲在這裏燒火禦寒的。

當她走進驛亭，休息着的那些人，同時轉過頭來向她看，他們個個都認識她，可是誰也不高興理睬她，一致厭惡她，因為如果你和她招呼一下，她立即走近你身邊，甚至面對着面，嚕嚕囁囁講着從前的事。

她的眼睛老花了，瞳神網着一層薄薄的網，於是眼前的一切都罩在霧下一般的昏茫了，站着離開她二尺以外的事物，便不能識別出來。

她走進驛亭，有一個人驚奇的喊了，好像看見一具殭屍從墓地出來一樣：

「呵，這老傢伙還活着呢！不是有人說她從橋上跌下去，跌死了……」

她的耳朵仍是清靈的。據她自己說，左耳有毛病，右耳仍和年輕時差不多，所以她用聽覺的時候，側着右邊這隻耳朵。

那人的話她聽見回答了，可是不知道說的是誰。

「那是謠傳，全是那班和我作對頭的，希望我快死的人造的謠言，他們希望我死，卻偏偏活着哩！」

周圍的人都哄然笑起來了。也就有人拾了小石子，投到她的腳跟去！許多人厭惡她，尤其年輕人愛戲謔她。

她檢定個地方坐下來，她的兩腳酸痛發麻，坐在歇力的地方，就永遠不願立起的樣子。但是時候快到中午了，她必須趕到李村去吃午飯的。正當他們圍着桌子吃飯的時候，闖進去，立刻可以拿起碗來。如果太遲，過了時刻，那又該自己破費，不然只有挨餓了。

「什麼時候了呢？」她問坐在旁邊歇力的人。
沒有人回答她。

「趕到李村去吃午飯不知道來得及不？」她自言自語的這麼說着。這句話，可是有個李村的人追問她了：

「上李村，誰的家裏去吃飯呢？」

「李有喜，你們知道嗎？他們對待我很好，我給他們的恩惠也不算小。他的獨養子今年十八歲了，呵，記錯了一個年頭，十九歲了，明年春天就娶親……你們知道嗎？那孩子就是我救活的呢……」她上下搖動着沒有牙齒的牙牀，一口口艱難的嚥着口水，去潤溼枯澀的喉嚨，活活有生氣的說述着，許多人裝着鬼臉靜默着諦聽她的話：「他的孩子三歲那年，生了一場大病，哭也不會了，他的母親把他放在牛棚邊的稻草堆上，硬起心腸隨他死活了，等我趕到，唸過一遍符咒，孩子立刻會開口哭了，病漸漸好了，他的孩子，假如沒有我，那有今日呢？所以他們現在對待我和親人一樣，跨進他家的門檻就吃，住上十天八天也沒有關係呢……」

一些人覺得她的話可笑，無聲的笑了。只有坐着燒火的一個青年農夫，不時擡頭瞪她幾眼，大聲的吹着鼻管，想制止她的說話。

有人問她：「他家裏每頓有肉給你吃？」

「有的。」

「每餐有酒喝嗎？」

「可是我不能喝酒，生來沒有福氣，一灑酒到喉頭便醉了……」

那問話的人咆哮一般的：

「你不要吹牛？只能在陌生的人面前去吹……我們那個不知道你的底細……」

「沒有吹什麼牛皮，你們可去問，李有喜的獨養子是不是我救活的！」

「噓——噲噲噲！老不死的東西！」

那個十八九歲面孔黑黑，有二道濃眉毛坐在火堆邊燒火的，吭怒的罵了出來，隨手從火堆中檢一塊柴頭，向她投去，柴頭沒有到她身邊，便落下地。柴的一端，火已熄了，只是嘆氣一般的吐着白煙。

投柴頭到她身邊的人，是誰呢？

在這地方休息着的人，哄然笑起來了。

「老東西，李有喜的獨養子，坐在這兒呢！」

他們告訴她說。

「呵，呵，他在那裏？他在那裏？我眼睛無用了，看不見人，面碰面也看不清楚……牛牛，牛牛……」
她喊着他的名字，伸長頸頸，頭轉前轉後的尋找着。

名字叫作牛牛的小身裁漢子，一種土敏土色的可怕的憎惡浮在臉上，不作聲的，悶住一口氣坐着。

終於，被她找到了他。就在他面前的地上坐下來。

「牛牛，喊你許多聲，爲什麼不答應我？還是小孩子脾氣的，我從小看你一寸寸慢慢大起來，現在長大了，不認識人了是不是？小時老喜歡我抱你，原是哭着的，到了我手上，哭便停止了……」

他用一枝樹樅撥着未燃盡的火堆，一陣濃煙從火堆下湧起，各人的眼淚都刺了出來。他上唇咬住下唇，不時鼓起腮想說話而又咽下去的樣子。

「牛牛，我此刻是特地到你家裏去的哩！你的媽媽在家嗎？又好多天不見他們了。真的，你家的母牛，養小牛養下來沒有？」

「我家的事，別要你多管的！沒有事，上我家去幹什麼呢？你這種不吉利的人，跨進人家的門檻

便倒楣！決沒有好運道……我家裏又沒有人病着，如今病了，再也不請你這種驅鬼的巫婆了……」
她的眼淚幾乎流出來了，抖着嗓子，指天劃地的：

「阿，阿，你這野孩子，簡直忘恩負義了，回想回想從前吧，沒有我救你，你還能活在世界上嗎？十多年前便睡在地下了……你快死的時候，母親把你拋在牛棚邊稻草堆上，只有我纔有本領救活你！阿，阿，你把從前的一切都忘記了……」

「那是，我自己的命該不死，那裏是你醫活的，你的符咒只能醫鬼的病……你的一生，有多少人死在你手上……」

「只要能够醫好的，都醫好了。」她有點驕傲的說。

「噓——噓——」

又有一個四十歲左右的漢子，從旁發出怪聲，聲音孕着怒恨。六七年前，他的第二個兒子，就死在這巫婆手上的。爲了兒子的死，他曾把麥田荒了一季，因爲他非常痛愛兒子的，所以每次看見送他兒子死命的巫婆，便激起一種難可壓制的敵意。

「你這老傢伙，我的兒子不是明白死在你手上的嗎？生了熟病，照理吃些涼藥就好了……都該怨自己的妻子，她要把你這種專門騙鬼的人請來。燒了符呪，在鞋底刮下污泥沖在開水裏給他吃……好，吃下去，病就凶了起來，當天晚上便死……呃，不單是我的兒子，附近村莊上有多少病人死在你的手上？……但這年頭，人比以前聰明了，再也沒有人會上你的當……」

一大段話，刺傷她的心。用瘋狂的聲音罵了起來，她撲上去要和說話的人拚命，要去抓破說話人的臉和嘴。她並且自己明白，被男漢的忿怒的手指觸到，便會倒在地上的，但在這認為被人侮辱透頂的場面，她不再憐惜自己的生命，準備死在他們面前——

「走！大家走掉！讓她一個人死在這裏！」

在驛亭中休息着的人，看她瘋狂的撲上來，大家和蜜蜂一般的閃散了。各人全是興奮的，臉上堆着笑容，好像開了一次大玩笑。

帶着幾千斤重的晦氣，她離開驛亭。她要在午飯時節趕到李村去。要乘着人家吃飯時節闖進去，吃一頓。自己家裏的竈，長遠沒有生火了。

她走進李村，牛牛的母親已站在門口的路旁，等着她。

「楊媽，我知道你來了，牛牛回來告訴我，他在驛亭裏碰見你……」

「對哩，他說了那些話，真叫人嘔氣，上你家裏去，我一五一十告訴你……」

他的母親俯屈了上身，蹣跚到巫婆的耳邊說：

「不要上我家裏來吧，以後永遠——我的兒子厭惡你，發誓不准你走進我家的門檻了！好，你就不要來吧，免得多事，現在是他們年輕人的世界，我們老年人的話都不聽了，說也無用，娘的話也不聽了……」

兩隻瘦如柴的支持着體重的腳，棉襪了。她幾乎跌倒在路旁坐下來，正如一個雪人在猛烈的太陽下溶解着，說不出一句話，流着灰色的淚，她纔開始感覺着自己是被厭惡的人了……

十一 不務正業的男人

賭徒朱金江，四十歲上下，一個和貓頭鷹相近的面孔，雖是有了年紀的中年人，沒有中年人嚴肅的氣概，上唇下頰光光的沒有鬚髥，看去是個毫無成見的人。可是，他是個十足自私的典型人物，他自己享樂，並且愛護自己。他祇能看見自己的影子，如近視的人，看不見身外四周較遠的一切……每天，他祇顧填飽個人的胃就算過去一天，他把妻子和兒女扔在腦後。口袋裏有錢的時候，隱瞞着妻子躲在外面酒店裏喝酒，吃小食。平日在妻子面前把一個銅板看作一塊錢的，在妻子背後把洋錢當作銅板化掉了。他老是直到深夜，喝了滿肚的酒，帶一身使不喝酒的人醉倒濃重的酒氣，醉醺醺的回家來打門：

「快些，快些開門……」

狂呼着，聲音破啞而且沈重。正如有魔鬼追逐他後面。舉起鐵錘一般的拳頭急促的擊着木門，

用石子打着她牀前的小木窗。

全個村子的狗吠了起來。

睡在乳白夜霧中的鄉村，騷動了，鄰居們從夢中驚醒，有小孩子的人家，孩子的哭聲，就從各家窗口流瀉出來……做母親的人麻煩了，她需要極大的心血，哼着哼着，纔能把驚醒的孩子假睡。

孩子們的母親，用一支鼻管吐氣咀咒着：

「這罪惡的流氓呵！」

鄰居聽他的妻傷促的起身開門，有時聽他們相罵，吵架，嗚咽的鬼一般的哭泣……

跟他住家毗連着，只隔一層木板壁的，是一位頭髮花白的老人，夜間他整夜的失眠，清清楚楚聽得隔壁的人的說話，他有留心聽着他們兩夫婦相罵吵嘴的脾氣，在這不能入睡的夜間，減少他不少的寂寞，但當他聽得兩夫婦因吵嘴而毆打起來的時候，他發出沙聲來阻止了。

「啊，別鬧翻了，兩夫婦弄得死魚臭，有什麼意思呢？……男子應該讓女的一步，纔是道理……」

「老伯伯你不知道的，她儘管嚙嚙嚇嚇……」

「他，他喝了酒，便回家生事，打人……」

「得了，得了，兩夫婦弄得死蛇臭有什麼意味呢？」

他們隔着一層板壁談話着，老頭子說了許多話慰勸他們夫婦。

說話時，老頭子已從牀上坐起，點亮了油燈。如果，他們吵架沒有跟着他的話停止，他準備出來勸解了。

他出身世家，祖父曾做大官，父親死時留下一筆小小的遺產，可是在他三十歲以前，將遺產變賣了。目下他住的破舊的小屋，是租賃的。在這世界上，沒有一方寸土地屬他所有，他賣去了所有的一切。

祖父墳前那塊刻着篆文墓誌的石碑，他從墓地搬回，放在小屋門口，他向各人看到這墓碑的人說：他要賣掉它：「誰要買，就便宜些！」可是沒有一個主顧。如果，那天他沒有一滴酒去潤溼他的喉嚨，酒店裏又不准掛帳，那態度、行爲是和一個狂人相彷彿的，東跑西走，到處設法錢，他親自跑到各個財主、富寡婦家裏去。

「我要賣去祖父墳前的那方石碑，你們要嗎？」

「啊！連石碑也搬出來賣了，你那做過「大官」的祖父，會在棺材裏大哭的……」

「死去三四十年，鬼也死了……」他坦然毫不介意的，睡一口痰在地上，拉長頸子，高高的仰起腦袋：「那石碑是祖父自己做官時候從外省帶回家的，又光、又平滑，真正的太湖石哩！」

「我們不想要，買不起你那陰司裏的祖父。」

修道的富寡婦，和虛偽的財主，都用動聽的言辭拒絕了。石碑一直放在門口路旁半年。

到了五月，端午節前幾日，一位開雜貨的胖子，上他家裏討店帳，看見這光滑的石碑，他中意了。「噲，大熱天在這種光滑的冷石板上睡覺，不是神仙的事……」

「那末，老闆，你如中意，這石碑就算還你的帳吧！」

他敏捷的，迅速的轉動着發光的眼睛，湊上去說。

交易很快的成就了，除去三元店帳，另外送他一壺水酒過端午節，那石碑即被雜貨店老闆搬去了。

每當狗也吐長紅舌頭的炎熱的午後，雜貨店老闆，常是鼾聲如雷的睡在這石碑上。

村上人，看見這石碑，就指點着互相說：

「吶，朱金江祖父的墓碑，討店帳來的……」

村上的老年人就說着他祖父做官時榮華的故事。談到人生，談到人生的結果，大家都嘆了口氣。

從此，他賣去所有的遺產。

在窘迫的情形下，他的惡念也會在妻子和孩子身上萌芽，可是永遠想不出理由。他的妻和一般蛆蟲貼着爛肉似的依賴丈夫生活的女人完全不同。她替人家包洗衣服，替獨身漢子做鞋，也被那些貧苦人家出了極低的工資當作裁縫師傅請去。在這些卑微勞苦的工作上，生活自己，養育孩子……那每天祇顧用小食填滿自己的胃，用酒潤溼自己喉嚨的不務正業的男人，有時也運用欺騙、恫嚇、花言巧語來榨取她日積月累的儲藏着的零用錢。

鄰居的長輩、女人、老太婆們，看見她這不務正業的男人不良的行爲，都憤慨的說：

「你真是見了鬼了，要這樣個男人幹麼呢？」

「如你這樣個好女人，不怕沒有好男子作配。」

「如你這樣……」

她自己卻昏昏沈沈，在無知無覺中辛苦的生活着，養育孩子。嫁與他十多年，在貧苦的環境中被懷孕、生產所磨折。一週年一個，忽而男的，忽而女的。孩子一出世就夭殤、溺死，被送進育嬰堂去。現在長大的只有七歲的小毛。

當生產小毛的時候，母親正病着。全身浮腫發氣，皮膚正如霜後菜葉一般的焦黃。產後孩子沒有乳吃，是料想得到的。

「無論男的、女的，全不要洗起來吧！」

臨產前一些日子，男人對她說。

「是的，我想洗起來，也養不活啊！」

說了，她的眼睛紅了，淚溼了。

臨產那天，嬰兒剛跌落到這世界上，不上一分鐘的時候，就被一隻男人的粗大殘暴的手捏住，投進有半桶水的尿桶裏去了。那時正當水將凍冰的冬天——他要溺死這小小的生命。

嬰兒很慘的喊叫着。

母親的心被嬰兒的哭聲，像肥皂泡一般的吹得狂大了，她迅速地從牀上爬下來，撥起尿桶中的孩子。孩子觸到母親的手，哭聲停止了，小鼻孔閃閃的閃着，黑瞳子盯住母親的紅眼珠子。

「寶貝！洗你起來吧；……你的壽命很長，你是不該生了便死的……」

站在旁邊的父親幾乎神經錯亂了，喃喃的：

「洗他幹麼呢？……要他幹麼呢？……簡直是發瘋……投進水裏，又撈他出來……」

現在孩子長大七歲了。他皮膚黧黑，眼睛圓而大。深藏着智慧，身體結實，像山中燒炭的人。

母親現在把人生與願望完全放在這孩子身上，看見孩子宛如春筍似的長大，她愁苦的臉上有了笑。

孩子坐在母親的膝髀頭時，她合上冥想的眼睛，說：

「如果你從你父親主張，投進這尿桶中不撈起來……世界上沒有你這東西了……你的壽命多長啦……你該有出頭的日子……你該替媽爭口悶氣……」

孩子坐在父親毛茸茸的腿上，父親老調子一句說：

「好個值錢的孩子，賣給福建人釣海參去！」

* * *

這天，他從鎮上買了肉和一壘子酒回來，這確是使他的妻驚奇莫測。他一向瞞着她躲在外面酒店裏喝酒吃小食。永遠不帶些什麼東西，空手回家的。

她瞅了那壘酒，問：

「今天爲什麼買了一壘子酒？」

「給你們喝的，知道你想喝酒了。」

他露出那被盤腳香煙所燻黃的一口不整齊的牙齒，擲笑，妻是久遠不見他的笑臉了。

她的心緒爲那種謔笑所擾亂，怔怔的感到不安，並有些恐慌起來，某種靈感告訴她，那種沒有聲音的笑是不吉利的，當他和人打架的時候，那麼癡默的笑着，當他弄死一個小動物的時候，也是這種調子的沒有聲音的笑。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有一天會吃你的東西！」

「今天請你吃了。」

他特地想邀成快樂的空氣，說了自己格格的笑。

「你贏了錢？」

「不，老實告訴你，有位客人要來……」

說到客人，她就不再問下去，她推測得出，和他同道的夥伴，全是一班不成器的流氓，他的一生不會有個真正經經的客人。

看到那班流氓的鬼臉，那不規矩的笑，不規矩的談話，她是一向厭惡的。她爲要避開，帶了孩子、針線、鞋底坐在門外長木樅上做活。

門前的皂槐樹，宛如一頂傘，遮去五月的太陽。

孩子攤開二腳，二手仰臥在樹蔭下的草地上。

他自己獨個留在家裏，把繙裏的酒，裝進長嘴的洋鐵壺裏，找出上代遺傳下來的二隻有花細碗，動手預備了小菜，等候着。

被稱作客人的是個四十歲左右的人，禿頂的、胖胖的滿身顫動的肥肉，鼻子扁而平的垂着，他看見人即便笨拙的彎身點頭，嘴角露出笑紋，是個肉店老闆或米行夥計的典型。

他一走到，見了他的妻和孩子，首先就說了許多話稱讚孩子，後來他自己向她解釋，他到她家裏並不是初次，這是第二次了，今天是特地來請她們母子兩人上他住的小鎮上去看社戲的，鎮上剛從昨天來了著名的「戲班」，他說他的妻子很和氣，也很好客。他告訴她離這裏只有十里路，他在那鎮上開有一片肉店，和她丈夫是在酒店裏認識的。

「嫂子，我今天特地請你母子兩人上鎮去看戲，我家有吃有住，很方便，離戲院也很近，戲班裏的幾個腳色個個出名的，花旦和武生是頂括括的……」

來客初來時，就向他的妻說明來意，說話慢吞吞的。每個字都好似臨時鑄造出來的。

「謝謝你，叔叔。」

「不要說謝謝，今天非請去不可的！」

「第二次府上有社戲再來撥擾吧，我們雖然是窮人家，但終算有個家，窮人整年為窮忙，也跑不開去看戲的！」

「你不能去，那末就讓孩子去囉！小孩子沒有比看社戲再快樂的事了……讓孩子去，讓孩子跟他爸爸去……」

「怎麼你這樣愛孩子，有許多男子漢討厭孩子的！」

「是啦，我看了你的孩子，更可愛。」

她好似被來客一番花言巧語感動了。她覺得這來客倒是個好人，把她那種厭惡的心情變換了。

當他們開始喝酒，直到喝完最後一滴酒，她沒有准孩子走進屋裏去，因為孩子也是個見酒不

得的小壞蛋。

他們喝完一罇酒，但是一罇水酒，不能把他們兩個醉倒，他沒有醉，只裝出那種醉態，走到妻面前，頭俯到她的肩膀上，用婦人一般低微的聲音向她耳語：

「就是他，在鎮上開一引王大盛肉店，很有錢，人也十分可靠，愛好朋友，看得起窮人，我們相交只有二三個月，就如十多年的老友了。今天他是一心一意來請你上鎮去看社戲的，你預備去嗎？」

他流露着親熱溫柔，細心說話，像新婚男子一般體貼女人。
她拍拍那破舊醜陋的粗藍布外套，失笑的說：

「穿這樣一身破衣服，恰像討飯婆，有臉走進別人家裏的門檻嗎？」

「我也這樣想，穿得破零破落的，還是不去的好。」

這時那位來客也站在旁邊，探聽他們夫婦的談話。卻默默的只用眼睛看人，沒有插話。

「那末孩子呢，主張帶他去看看嗎？」丈夫探問妻子的語氣。

「孩子不是連屁股也露在外面嗎？沒有一件好好的衣裳，在戲場上別人家的孩子都穿紅紅

綠綠的洋貨……」

來客立刻輕輕的咳清他的喉嚨接上來說：

「孩子沒有衣裳，到我家裏去便有了，我的孩子今年也七歲，和你的孩子同年，人也差不多高，大到了我家裏便有新衣裳可換的……」

他的妻聽了來客的插話，感謝得俯下腦袋，她覺得這來客到很能體貼窮人，看得起窮孩子。

午後，七歲的小毛剃了頭髮，那整年給鼻涕膏着的面孔，被母親用肥皂水洗乾淨了。母親覺得他的皮膚棧色不白，還在他的面上搽了石粉，一個男孩子像女孩子打扮着。小毛穿起四歲生日做的藍花格子布的上衣，可是太短太小了，緊緊綁在身上，袖管只長到手腕上，吐出半隻手臂，母親費盡心血，無法彌補這缺點。袖管太短了，不能拉長來。

孩子背在父親背上，那末快快活活的趕上鎮去看社戲，父親今天特別愛孩子，當時把他的小手，放在脣邊舐着……父親也似乎第一次盡了做父親的義務。

母親送到門口，對那來客說：

「孩子又攪擾你府上了，孩子頑皮不好管，讓他看一两天便給他回來……」

孩子背在父親的背上，三個人穿過田野的小路去了。

孩子回頭看看母親，好像離不開母親似的，眼睛深藏着懷戀的情緒：

* * *

鎮上的戲班演完了四天四夜，戲班已走了。他們父子二人仍不見回家，母親焦急了，每天在村外小路口期待着，探問從鎮上看戲回來的人：

「你們看見小毛和他父親嗎？」

「一次沒有碰見。」

於是，她親自上鎮去，訪問那來客的家，但是鎮上並沒有那來客所開設的王大昌肉店。來客、丈夫和孩子都不見了，鬼一般的不知去處了……她哭了，她纔明白自己受了騙，孩子是被拐賣了。

一九三三，十二月。

十二 節日

沒有太陽，但不落雨。天空佈滿帶有些微顏色的霞一般的雲，這種天氣，看去是快樂的，因為節日是快樂的。

對於佳節的到來，一個剛十歲左右的孩子，更活躍的感得。石生這孩子，每天起牀時，定規要哭一場的，今天醒來，擦一擦朦朧的眼睛，自家穿衣起身了。母親卻沒有醒，她因為晚上悲哀的想了一夜，也流過淚……到了天亮時分纔稍稍入睡，她的鼻孔，像笛子般的吐氣……

昨天臨睡的時候，石生再三央求母親，早晨不要忘記喊他，愈早愈好。

「媽，明天一早喊我！」

「什麼時候？」

「天沒有亮！」這樣說，覺得有錯誤，立刻換了口吻：「天剛亮！」

「唔唔——唔唔——」母親唔唔的。

「唔唔——唔唔——不喊我，要哭！」

明天抓住了石生小小的暴跳着的心……

結果，清早他比母親先看見太陽第一道金黃色的光線爬進長和闊不到一方尺的窗口，他覺得這時起身已經太遲，他想哭，抓住母親的頭髮：

「爲什麼不早些喊我？爲什麼？」

母親睜開那貧血的眼睛。

「你先起身吧，媽媽起來還是沒有事做！」

街頭人聲從塵埃中，從流動着八月清晨的氣息的空中浮起。因爲今天是節日，從各個小村來趕集的人非常多，也非常早。

各家店鋪門口，擠滿顧客，肉店、酒店、豆腐店……街道兩旁，曠場上，張起布幕，擺滿賣各色各樣物事的攤子……

孩子們上街頭來，就是看看這熱鬧的情景，也是快樂的。

石生和一般孩子同樣的，很早的流上街頭去了。

到了節日，孩子們、大人們也是有更多的吃的東西大半孩子們的口袋全孕滿的。

但是石生這孩子，口袋也沒有。

不久，他流着鼻血哭回來。

母親剛起身，她睡到太陽兩丈來高，不是太愜意嗎？每個婦人在節日都忙着做菜，忙着磨米粉做團子，預備過節，但是節日在他們窮苦的家庭裏跟平日沒有些微不同。沒有酒，沒有肉，也無所謂節日。

母親正從菜園裏回來，在廚下切青菜，預備燒菜飯作早餐。

「媽媽——嗚嗚嗚——嗚嗚嗚——」

他從外面哭進來。

滿臉的鼻血，滴着，滴着，紅的血滴落在那黑的髒髒的衣襟上。

他像鬼一般的立在母親面前。

母親見了吃驚的呆住，菜刀鏗鏘的落在木凳上。

「怎麼來的血怎麼——」

「王大爺的兒子，打我鼻頭拳，用腳踢我……」

他哭出這一串話。

王大爺這名字，够把母親嚇倒了，他是個有錢的大地主，一般人怕看見他，怕和他說話，像惡魔降落他身上一樣。

「一刀！母親叱着：『自家兒殺卻了你，免得給別人打死……誰喊你跟有錢人的兒子一道兒去玩？』」

這是母親在氣忿時的硬心話。

鼻血，鮮紅的，仍是滴着，滴着，滴到黑的髒髒的衣襟上……

母親的眼淚也跟着滴了。

裝作硬心腸，說硬心話的母親，從自己舊棉襖的破洞處，抽出棉絮，塞住孩子的鼻孔。孩子的鼻血止了。但母親的眼淚仍滴着，滴着……

「孩子，他們爲什麼無故打你？」

他有一口不會撒謊的嘴：

「我扒了他口袋裏的糯米糕……」

「啊……啊！你這餓鬼，你那貪吃的嘴……不給人家折斷手臂够饒倖了……自家做錯不是該打嗎？哭你自己的……」

這樣說，母親好像盡了做母親的教養孩子的責任了。

孩子懂得，「扒人家口袋」是錯事，覺得哭也無用。

擦一擦哭紅的眼睛，唾一堆口沫在手心，揩去鼻血。

他不知什麼時候又流到街頭了。

他忘卻一秒鐘以前的事。

蕩來蕩去，他又到了王大爺的門口，就是早晨被打流血的地方。

這時王大爺全家人，正在進午飯過節，他看見那兩個打他的孩子，也正正經經的，各人佔了一把大的紅漆椅子，站近母親坐着喝酒吃菜。那小小的白磁酒杯舉起來又放下去……孩子似乎喝醉了酒，兩頰通紅，他看見他們的母親（和自己的母親兩樣）用牙筷把菜盆子移近孩子的面前：「吃啦！吃啦！」酒往孩子們的小磁杯裏倒。「喝啦！喝啦！」把孩子款待得像大人，把自己的孩子款待得像客人。

一溜眼，兩個兄弟中的一個，看到在通到廚房去的邊門口，站着孩子石生。

「吶！那扒我口袋的小鬼又來了！」

他告訴他父親，指點着，那着魔似和他的父親的眼睛，跟着孩子的指示，轉過來。

石生轉身就逃，在門檻上跌了一交，「砰」的跌倒又爬起，可是兩隻獅子種的黑狗，不知從那個屋角裏嗥叫着追出來了，追着，追出廚房，追出院子，幾乎跳上他的肩膀。

石生飛快的逃過小板橋，跳過河浜。

烏鴉兒脫不了舊巢的，他又回到自己家裏了。

又是哭喪着臉對母親說：

「媽媽，他們都在過節了，我們呢？」

「去問你爸爸去！我們呢？」

爸爸這時恰巧在家，他在外面流落了好些日子，剛在節日趕回家，全家人等候着他帶回過節的事物的，但是他空了雙手出去，空了雙手回來。爸爸聽到母親刺骨的話，「問爸爸去，我們呢？」有些生氣了，爸爸是個愛面子的人，人雖然窮，但說話簡直和有錢人的口吻一樣。

他喚了孩子，拉住他的小手傲慢的說：

「孩子，我帶你去上菜館酒店過節去……」

下午。他跟在父親背後，在離家三里路遠的城中街道上走，他拉住父親的衣角，慢慢的走到一

家鋪子門口，站立一回，走到一家菜館，他簡直不肯走開了，他看見菜館裏的熱鬧，每條桌子都佔滿顧客，堂倌跑來跑去忙着送菜送酒，廚子運用他靈活的手法，在門口木板上殺鱔魚。

「爸爸，蛇一般的！」

「不，鱔魚極好吃，價錢也貴……」爸爸也喜歡吃，所以他說時是帶着喜悅的調子的。

「我要吃！」

「你不怕吃了，牠仍會從肚皮裏咬出來。」

「不怕。」

孩子原是聰明的孩子他知道爸爸的哄騙，吃了會從肚子裏咬出來，怎麼有這許多人要吃牠？——小時他從破穀倉裏捉到大老鼠，剝去皮，用荷葉包好，投在炭火上燒了吃。他什麼全吃，什麼全不怕。

他拉住爸爸的手：

「要鱔魚要鱔魚！」

父親搜摸袋裏的錢，暗暗計算了一下，父子兩個，被那菜館子吞進去了。與其說他爲了孩子，毋寧說他是爲了自己。父親已經三五年沒有嘗到鱈魚的滋味了。

菜館裏已被酒鬼佔滿了。堂倌只替那些商人模樣的顧客安置坐位，並沒有來招待他父子兩個。自己找了空位，對面酒席上就是七八個紳士之類的人，旁邊籐椅上已躺下喝醉酒的，一方面嘔吐着，一方面喊着要酒……

他們坐在那兒等了好久，沒有堂倌走來問他要什麼。

他揮一揮手喊：「堂倌！」

被喊作「堂倌」的人踏着方步走來。

「來，一隻炒鱈魚！」

「別的？」

「再打四兩高粱。」

堂倌有節拍的踏着方步走去了，他們是被習慣所訓練的，不管在何等情形之下，永遠不改換

他自己的步法。

堂倌來來去去，托着盆子裏的紅燒雞、風鴨、火腿菜心，往別的顧客面前送。

他父子兩個，等待着，等待着，一個鐘頭過去了，一個半鐘頭過去了。仍沒有送炒鱔魚來。

「噲，堂倌，快些！」

他又揮一揮手喊。

「再等一等啦！」

「多久了，還該等多少辰光？」

「沒有一定。」堂倌說，輕蔑的投他一眼，「今天就是定了的酒席，菜也來不及燒！」

「不能等了！」

「那隨你的便！」

隨着，爸爸拉了孩子的手，氣忿忿的離開那裏，氣忿忿的噲噲着：「只要有錢，不吃你家，吃他家的！」

他們又走進另一家菜館裏去了。

爸爸一杯杯的喝着高粱，喝了半斤（這本是他預算着的最多數量）又加四兩。今天是節日，不該盡情的樂他一陣？孩子石生卻搶着吃鱔魚。

因為是節日：每碟子的小菜分量減少了。當爸爸剛喝完半斤高粱時，一盆炒鱔魚，只剩空盆子。因為是節日：貨價飛漲了……

爸爸拉了孩子，同着從來所未有的喜悅去付帳。

「幾多？」

「恰好八角。」

爸爸的腦子裏像有座升降機飛起。

「漲了價？」

他已經口吃了。

「不要忘記你吃的是纔上市的新鱔魚……還有還有兩斤高粱！」

掌櫃，那留有仁丹鬚鬚的老頭，隔着眼鏡深深的盯他一眼，那看法，容易叫膽怯的人發抖的，「兩斤高粱？」追着問。

他自己懷疑這數量。怎的？一小口，一小口的限住，並沒有盡情的喝呀！

「你喝得發昏了！」

那紅鼻子的肥胖的老闆娘，在掌櫃背後插口說。

怎麼辦啦！爸爸挖出所有的財產：六隻銀角。他向老闆懇求：

「老闆，我只有六毛錢，要欠你兩毛了。」

「我不認識你，不掛帳的！」

「你相信我，下次帶給你？」

「沒有錢喝啥酒！不給帳不让你走！」

爸爸是最愛顧全面子，也最容易生氣的人，他拍拍胸口，張大鼻孔：

「誰欠你二毛錢，把孩子作抵押……！」

爸爸拋下了孩子，急忙的走出那菜館。他是設法兩毛錢去的。

許多人，射出驚奇的眼光送他走。

「一個奇特的酒鬼！」

孩子成爲一件抵押品了。他站在老闆面前，哭喪着臉，眼淚滴着，滴着……

十三 奶媽

—

他踏着山坡上的晚霞從鄉下回來。進城時，街燈亮了。灰淡的暮色網住整個城市。他家中的人，妻和二個孩子，圍繞着小圓桌坐着，正在用晚膳。九歲的大兒子林生，脹起面孔麻煩母親，他要喝酒。瓶裏的五茄皮酒，那是母親剛喝剩下來留給他爸爸的。母親用盡應付的技能：恫嚇、說好話、咀咒、賭氣。可是倔強的孩子，沒有一滴酒到口是不甘心的。母親懲罰他不許他坐在桌子上，孩子站在桌角，嗚嗚的像貓一般的哭着。

母親剛生產二個月，那貧血的清癯的臉上，因為內心的煩躁，也冒上了火。

「等爸爸回來打你！」

爸爸是個律師，做過一任縣長，革職後利用先前的名譽和地位，執行了律師職務。今天被人請到鄉下去調解一件命案。去時和妻說定，最遲天黑，便會趕回家裏。

外門的門鈴響了，爸爸拖着疲乏的沈重的腳步走進來，便在藤椅子上躺下了，沒有等妻問話，便掀動着那片厚厚的橘色的嘴唇跟妻說：

「碰巧得很，今天真碰巧，也可以說你的好運氣，也可說孩子的好運氣，我在鄉下雇到個奶媽了，他自己的孩子剛送進育嬰堂去，生產不到四十天，是血奶。你天天喊着要雇個好奶媽，今天雇得了……你看了定會中意的……」

「怎樣被你雇得的？」

「是一位朋友介紹的。」

「多少年紀了？你見到人沒有？」

「見到了，看去有二十一、二歲。」

「真年輕囉！」說到這裏，妻把話拖住了，遲疑着，閃着那神祕的眼睛：「奶媽面貌很好看吧？」

「明天便來了，你自己看罷！」

妻仍搭東搭西的追問，……因為要喝酒，和貓一般哭泣着的孩子，這時也停止了哭，豎起耳朵聽着。

父親拖過他那小而圓的手臂

「林生，明天又給小弟弟雇個奶媽來了……」

孩子合母親同樣的搭東搭西嚕囁的盤問。

新來的年輕奶媽，今晚只能在他們虛構着的想像中浮畫出來。

二

第二天奶媽來了，她是個至多二十二歲的少婦，面孔被日光曬黑了。耳後、頸上黏着污垢，有一朵朵和青苔相似的黑斑，大概因為白天穿着不潔的衣服，晚上蓋了醜醜棉被的原故。鵝蛋形的臉，額角分明是剛刮過面的。如果把她和女主人相比，她的鼻子太偏，沒有太太那麼高高的好看，她的

眉毛太粗黑，沒有太太那麼生得聰明。在面貌上看，奶媽是個平常的人，但年紀很輕，好像比太太小一倍。

當她走_進後門時，女廚子看見便問：

「你是奶媽嗎？」

她小心的回答：「是啦！你嫂子是他家什麼人？」

「我是娘姨，將來我們都在一個屋子吃飯了……」女廚子四十歲上下，見了年輕的奶媽，就對待自己女兒一般的親熱起來。「先到廚下去坐一歇罷，太太還不會起牀哩！」

女廚子引她到了廚下，她投入陌生的環境中了，正如一尾魚投在泥地上一樣。舉動、眼光都呆笨了，木頭木腦的坐着。

不久，就聽到樓上嚶嚶的哭聲，好像被一隻手扼住了喉嚨那麼的哭。女廚子便掉轉頭來向奶媽說：

「就是這個哭的孩子……世間稀有的多哭的孩子呵……白天好好的，選定晚上來哭，昨夜

又哭個不止……」

「大概沒有奶吃的原故吧。」

「太太初生下來二個月，奶很多。」女廚子特意把話轉輕了，帶鼻音的說：「第三個月便又懷了孕啦……」

「爲什麼不早些雇奶媽？」她無所謂的問着。

「前個奶媽剛走三天，只有一禮拜便辭掉了。」

「爲什麼辭掉她呢？」

「……」女廚子用了個長長的神祕的笑回答了。

新來的奶媽站在太太面前。

太太腦膜上很深的留下她的印像。一個黑黑的臉，不潔淨的衣服。耳後、頸上的污垢，都沒有溜過太太銳利的眼光。

奶媽的衣襟被命令的解開了，托出那膨脹着的垂下的乳房。太太把孩子放到她的懷裏。

「試試看，孩子願吃你的奶嗎？」

孩子起先啣着乳頭驚奇的注視奶媽的面孔。等到那青的蚯蚓一般的乳脈動了，乳流進了他的口中，也就一口一口地嚥下去了。

「不怕生疏的小東西，有奶便是娘呵！」

太太笑了。奶媽也彎起嘴角微微的笑，她跳過一個關口了。如果孩子只認母親的奶頭，不吃陌生人的奶，也是使做奶媽的十分爲難的事呵。

「我們雇了你，孩子就要跟你睡，看你身上衣服太不乾淨，」太太說：「你衣服上有臭蟲嗎？」

「沒有，太太。」

「呵，最好你把小衫褲換換。」

太太說話時的面容，有如十二月清晨的嚴肅。

「是的，剛是今天纔換的呢。」

她在驚訝中答應出來，面孔一直紅到耳根。天呵，她的衣服就是破舊的，胸前全是永遠洗不去

的污點油跡，剛洗了，看上去仍是灰黯骯髒的。

太太的臉浮畫出厭惡輕視的神氣，她走到丈夫身邊責問丈夫：「怎麼給你選中了這樣一個粗腳粗手，骯髒的奶媽呢？」

「呃，你要知道，」他丈夫說，「這種粗腳粗手，母牛一樣的鄉下人，奶水格外多……我們只要她的奶水哩……」

「對了。」太太並不主張要雇個漂亮的奶媽的。她終於喃喃的說：「只是太髒一點……只是……」太太於是去對奶媽說：

「我覺得你的奶水很好，不過有一點小毛病，那也不管它了，你在這裏住一禮拜試試看吧！太太又另外特地提出來吩咐她：

「你如果把孩子餵得好，可以一直住在我家裏，等孩子長大吃奶時再走。」

「那就更好了，太太。」她如得了歸宿似的。

「你家裏的丈夫會同意嗎？」

「丈夫管不了我的。」

「暫時把丈夫忘記了吧，一心養我的孩子。」太太這麼說。

丈夫同她同年紀，結婚剛一年，可是他不能養活一個孩子，而把他送進育嬰堂去了。偶然想起自己的男人，也沒有值得懷戀的地方。

一禮拜過去，奶媽沒有被太太所扔棄，留住下來了。

三

在廚下，她和女廚子坐在一塊，從她那邊探問一些關於太太的脾氣和家庭情形。

「你聽到太太說過關於我的話嗎？」

「太太說你太髒。」

「說我太醜沒有？」

「人物醜一點有什麼道理呢，前個奶媽生得委實漂亮，圓圓的臉，比太太自己要好看一倍，衣

服也穿得整齊，人看去也是聰明人，不知道爲了什麼原故，不合太太的脾氣，一禮拜便把她辭退了……」

於是她明白自己的缺點並不在面貌上（太太不需要一個漂亮的奶媽，）是在那滿身污點的破舊的不潔淨的衣服上。當這初夏天氣，要穿一身新衣裳也並不怎樣費錢，穿上一套白竹布的小衫褲，人就變成個新人了。

她預先向女廚子借了錢，做了新的衣服。

她那一切的缺點，好像被新的衣服遮去了。她梳光頭髮，常常刮臉，拔去濃黑的眉毛，也常常因爲一滴油跡污點在新衣服上發現而煩惱着。

四

孩子到了奶媽身邊，清癯的尖面孔，口腮，漸漸發胖了。太太的親戚朋友上她家裏來看見孩子，和前些日子一比較，大家都稱讚奶媽養孩子的能幹。只是太太自己從沒有吐出一聲讚許。孩子口

在奶媽身邊，晚上哭的次數也減少了。偶然哭了一次，第二天太太就提起責問：

「昨晚爲什麼讓孩子哭呢？」

「她突然哭了起來。」她感到慚愧的低下頭去。

「孩子哭了，仍聽不到你作聲，你是睡着的吧？」

「不，太太，我是醒的。」

「爲什麼不哼哼他睡去呢，這小孩子也有脾氣，他哭了你哼一陣，便會不哭的。」太太說。想了

想又問：「你會哼小曲嗎？」

「不會的。」

「這樣，「哼哼小寶貝，睡着吧，哼哼……」也不會嗎？真是鄉下人，孩子哭了，也不作聲的……」

以後，寂靜的晚上，當孩子哭着時，就可聽到奶媽用粗大的喉聲哼着：

「哼哼，小寶貝。」

「睡着吧，哼哼……」

五

奶媽到她家裏一個月還缺四天，剛是孩子生到這世界上第一百天。她們準備爲孩子宴客。

太太先二天對奶媽說：

「後天孩子百日了，預備請酒，有許多親戚朋友要來，替孩子剃剃頭！」

面孔清瘦的瘦弱的孩子到奶媽身邊只有二十多天，吃了她的奶，正像菜園的小菜，得了細雨般的肥了。孩子非常活潑可愛，黑眼珠，鼻子高高的鯽魚背似的。

那天，孩子剃了頭，穿上和初夏顏色相調和的藍格子新衣。銀的頸鏈掛着一串銀鈴，稍稍一動，就「令令」的響起來。

住在城中的姑母、小姨、太太舊日的同學，一些女客們都到齊了，她們每個人到了沒有坐下椅子，便十分懷念似的詢問：「公子呢？」

奶媽抱着孩子躲在房裏，她好像怕見客人。今天孩子打扮起來，奶媽自己也打扮起來了，臉上

擦了粉又叫女廚子替她修了臉，穿了那套白竹布短衫褲。

她被太太從房裏喚到坐滿客人的客廳裏，抱着孩子給客人看，她們輪流着讚美孩子：

「孩子多可愛，鼻子高高的像他父親。」

就有人接上來說：「一雙黑眼珠正像他母親哩！」

女客們喝了酒，個個都興奮起來，不說話的姑母也變成個愛說話的人了，她讚美孩子，又稱讚養孩子的奶媽。她在太太面前說：

「你家的奶媽真年輕呵，只有二十歲上下，要比你年輕十年吧？」

「年輕嗎？哈哈，孩子的父親挑選來的，他說年輕人奶乳多，所以他選中了她……」

太太說出這幾句話，是勉強而費力的，心裏忡忡有些不安。在年輕的奶媽面前，太太是覺得自己年紀大了。女人們是慣愛拿這樣東西和那樣東西比較，愛把自己和別人去比較的。

散席後，來客們互相閒談，忽又牽連到奶媽身上去了。

「你前些日子告訴我，奶媽很骯髒，穿着破衣服，今天看見她，可是穿得清清楚楚的，年紀輕，人

品也過得去……」小姨母問太太。

「她現在打扮起來了。」太太說：

「呵，她也知道打扮了……」

六

後三天的早晨，太太突然吩咐奶媽說：

「你回去吧，我已另外雇了人。」

「爲什麼叫我走？你不是叫我養大孩子再回家嗎？我有什麼錯處？太太。」

太太始終沒有將理由說出來。

女廚子也奇怪了，她對太太的脾氣，簡直不明白：「太太到底要挑選怎樣一個奶媽纔中意呢？前個奶媽比太太自己好看一倍，一禮拜就辭掉了……這個比太太年輕十歲，只是一個月又辭掉……奶媽年紀輕，奶多，孩子又餵得胖胖的……」

十四 下鄉

栗子樹開着長長的索似的花，四月了。正是耕耘播種的季節，鄉下人個個在田野上忙碌着，再沒有空閒的了。鄉長卜先生偶而有興致也脫去鞋襪赤腳下田……

清晨，太陽沒有浮上山崗，鄉長就出去，拔了一方塊地的草，疲勞宛如重負壓在他背上。腰痛、眼花、手足無力，「自己到底是個讀書人」他這麼想，未曾到正午，便回家去了。午後必須要有個長長的午覺，纔能把疲勞恢復轉來。

踏進門檻，堂前坐着個來客，穿一身白制服，手袖和領口鑲着紅邊的法警，鄉長和他面孔似乎很相熟，可是一時記不起他的名字來了。平日穿便衣，今天卻正正經經的換了一身制服，如像換了個人。

「鄉長先生。」法警起立，頻頻的點頭。

侷促的卜鄉長覺得不好意思，頭上戴頂箬帽，赤着腳，真是失卻了做鄉長人應有的身分。

「請坐，請，赤腳的，赤腳的……」鄉長微微紅了臉，不安的回答。

「鄉長這麼勤家，自己也天天下田？」法警隨便問起。

「不是天天，不是……請坐。」

請站着的法警坐下，躲進後屋去打水洗腳，穿上鞋襪然後再出來接待。

「今天有什麼公事？」

「縣長先生今天經過府上，午飯要叨擾了，此刻已到五里遠的葉村，特地前來報一聲……」敘述了來意，法警從口袋裏抽出縣長朱重的卡片，鄉長恭恭敬敬接了過來收藏着。這張卡片，又將被貼在堂屋的壁上，即壁上已貼滿一些「名人」的卡片和賀年片之類的小花樣了。

「請府上預備一頓午飯。」法警重說了一遍。

「當然，當然。共總幾個人。」

縣長、書記、法警、僕人……他屈指一算，連自己也在內。

「十個。」

「呵，十個。」

鄉長拋下法警獨自坐着，忙回廚下去吩咐老婆預備午飯。但是許多問題跟着來了：自己平日吃的全是一些乾菜、荳醬之類的粗菜，突然有上等客人來了，在鄉下那裏能夠擺出幾樣可口的菜蔬呢？

「縣長來了，可是一點小菜也沒有囉！」

卜大嫂似受驚孩子般的幾乎跳起。

「在我們鄉下，臨時又買不出什麼東西！」鄉長帶怒容的在怪他們不早一天通知，擺不出好小菜，只有怪他們自己去吧！如果臨時趕上鎮去買辦，又是隔着三里多路，來回就少不了一點鐘。自己家裏又不能比財主人家，整年有海菜、臘肉藏在小木櫃裏，及時可以挪用。

鄉長又深深地記起了。前幾天有人請他做了件事，送了十多尾燻魚乾謝他。將魚乾加薑燒了便是一碗燴口的菜。

「有魚乾。」發現了什麼似的。

「單單一碗魚乾就行了嗎？」

用一碗菜來請上等客，總太不像樣吧？卜大嫂也是愛體面的，心中頗爲不安，心焦的嘈嚇着：「家裏窮得什麼都沒有，把我十個手指砍下來燒一碟菜吧！」

鄉長聽了她這帶忿怒的話，好像在黑夜中迷了路。

有一條路線可走了：鄰居李文榮，他生性好客，更高興和衙門裏的人往來，就是一周吏卒到他家裏，也款待得很好。家又富有，立刻叫廚子做出十幾種美味的菜蔬是可能的。

鄉長奔馳到他家裏去。

正如鄉長所願望的，他愉快的極其高興的接收了縣長到來的消息。

「縣長來了要備一頓午飯，可是我家裏一點菜蔬也沒有。」鄉長做出憂愁的臉色和憂愁的嗓子。

「那麼請到我家裏來吧！」

鄉長合着雙手，躊躇着。「那恐不很方便，請你到我家裏去陪陪他吧！至於菜蔬，你家裏如果有，就借幾樣帶去——」

「好，菜蔬由我家裏拿去吧，算我們兩家合請吧！哈哈……」葉先生說了自己也覺得有可笑之處。

「那好極了，好極……那麼我先回去，你即便請過來！」

跟他接洽定當，鄉長又奔回家，從樓上捧出一罈三年前自釀的老酒，縣長會不會喝酒，不知道，又去詢問法警，纔知道縣長也是個愛酒的人，於是決心把那罈老酒開開。

葉先生跟在背後便來了，穿着長衫馬褂，穿得和新女婿一般整齊，他已上四十歲，每天浸沈酒中的緣故，面孔呈着豬肝的顏色。他今天感得非常慶幸，能有這麼一個機會和一縣的行政長官見面，他早想去和他聯絡感情，他有許多事件須等縣長有意的幫助，纔能解決……

鄉長和葉先生，都穿了長衫，鄉長那雙粗大的手，也塞在袖口裏，不再動手做別的了。他們兩個一同站在門外籬笆邊，那兒，能望見官路上來去的行人。

「馬上快到了。」葉先生期望的說。

「來了，那是那——」

鄉長看見路上有人影蠕動，沒有認清楚，就這般猜疑。

依着身價輕重，分做三處三張桌子吃飯。

縣長、書記、鄉長、葉先生同坐一桌在正堂，法警另坐一桌在後屋，幾個轎夫就坐在廚下。卜鄉長爲要湊熱鬧，又叫了副鄉長、閩長和村中一個小學教員等來作陪客。村上幾個穿鞋襪能見見世面的人都齊集了。他們最初想不出話來說，互相發楞，縣長好像特地搭着架子，問一句，答一句。如副鄉長和閩長，只怕自己夾着大半土音的官話說出，不爲縣長聽懂，也始終不敢開口。葉先生呢，卻有一肚子話要和縣長談談，可是沒有機會插話似的，須要縣長的面色好看一些時或喝了相當的酒以後。

他們在縣長面前全是很拘謹，十分講究禮節，縣長沒有坐，大家不敢先坐；縣長的筷子沒有下

碗大家就等着……鄉長處於主人的地位說了一套客氣話：

「沒有中意的菜蔬請你，縣長。」

縣長先說，其他就一起跟上來，聲音十分嘈雜的。

「那裏話，那裏——」

隨便這樣答着話的縣長，在他們面前並不注意什麼禮節，檢愛好的菜吃，後來鄉長看出他喜歡臘肉，就把這碗菜移近他面前。

縣長只有三十多歲，白白的臉，鼻子崇偉的聳起，眼眶溢着政客們所共有的浮滑，並且像能看穿一切似的。

酒喝得高興時，他順便不費力的稱讚鄉長一頓：

「卜鄉長前次辦輸卒成績極好，七天內果真把輸卒送來，如果每個鄉長都像你，那一切縣政會辦得更應手了……」

「豈敢，豈敢……」

滿口土音的鄉長，血沸騰得利害。大概因為氣急的緣故，說話也帶口吃了。這是他有生以來，所未有的榮譽，他快樂得彎曲了嘴無聲的啞笑。

縣長又向葉先生隨便說了一句：

「葉先生久仰了，是個大富戶吧？」

「豈敢，豈敢——」

同樣的這般回答。他覺得這是縣長擡舉他的表示，要和縣長商量的事件，現在到了機會，他咳清喉嚨，準備許久纔開口，極力把說話的聲音弄清楚些，吹笛一樣。

「縣長先生，有件事請教，我有二三個債戶，決心賴債，欠了幾年不付利息，問他們什麼時候還本，回答說，「有錢的那天，」但天曉得他們等到那一天有錢呢？現在準備請律師向政府起訴，望縣長代為留心，代我認真的辦一下，只要把他們拘了去，錢就有辦法了。」

縣長並沒有聽清他所說的每句話，但大意早就明白了：

「你葉先生的事，一定認真去辦，一定——」

「那真感謝不盡了。」

葉先生拱着雙手，舉高至額。

這時有人向鄉長在門邊招手，請他走過去一下，一個老太婆在他的廚下等着，他的兒子爲了盜匪的嫌疑坐在牢裏二月了。沒有下判決定刑，她已七十歲，平日靠兒子養活，如果兒子關在牢裏長遠不出來，或者永遠沒有出來，或者處了「死」……那時她將怎樣呢？兒子是不走野路的好人，被瘋狗一般的人所誣害，她到處哭訴，今天聽到縣長下鄉，特地帶了眼淚而來的。

老太婆在廚下看見鄉長，兩膝屈下去了。

「鄉長先生，請你引我去見大老爺，替兒子伸伸冤，讓我進去……」

伏在地上哭泣。

鄉長起初有意拒絕她進去，但她下了決心，如果見不到縣長就死在鄉長面前。老太婆和誰對罵般的咕嚕着：「我的兒子決不是壞人，我們家窮是事實，人窮骨子硬，窮人不一定個個做強盜

……」

不得已鄉長進去向縣長請示。縣長吩咐：「帶她進來！」
老太婆進去沒有認清那個是縣長，就跪下來，伏在地上，老調子的喊：「窮人不一定個個做强盜！」

縣長叫她起來說話：「你的兒子叫什麼名字？」

「王小狗。」

「呵，」縣長領悟了：「有人告發他的！」

「冤枉了他，全是——」

「世界上這許多人，爲什麼不冤枉別個，而冤枉你的兒子呢？」質問了她。

老太婆單純的舌頭說不出話了。只有哭泣……

「去，不要多哭了，法律鐵面無私，依法替你辦！」

「你如判我兒子五年十年的罪，那我去死！」

「就是你死一百次也無用！」縣長發怒了叫法警逼她走，悲慘的哭聲和雨滴般的眼淚感動

不了他們的心。

老太婆去後，堂屋四周飄浮薄薄的灰黯。

縣長詢問鄉長：

「王小狗平日在村坊人品怎樣？是會做強盜的人嗎？」

「人的心也很難推測呢！」

鄉長想起往事這般說。爲了收治蟲捐會和王小狗相罵過一次，事隔一年，但仍記在心頭。

於是縣長懂事的點點頭。

吃完飯，退席了，大家喝茶閒談……在鄉長的廚下又來了一個農夫，那木刻般的臉，沈默而憂鬱的，圍着一條圍裙，一隻雞藏在圍裙底下，他是特來懇托鄉長替他向縣長說情，寬恕他在逃的兄弟，他爲了賭博毆傷警察，犯了罪。

鄉長看見了，噙着嘴問：

「你有什麼事？」

「請你先生代我的兄弟在縣長面前求求情，寬恕我的那個兄弟……」

「走！我沒有這麼大的面子。」

「你縣長先生，說一句話抵上我們說千句，我們就是嘴說破也沒有人肯聽！」

農夫將圍裙下的雞拿出來，放進縣長屋角的雞埕進去，雞腳上還縛着一條紅頭繩。

「幹嗎拿雞來？」縣長話又轉變了：「我替你去說說看，替你——」

「拜托，拜托，幫忙的地方，一生記得的，將來再謝你。」

農夫好像帶了圓滿的結果走了。

鄉長回到縣長面前，已把一分鐘前的事拋開，沒有提起所受托的那件事。

縣長走後，正鄉長、副鄉長、閩長和葉紳士開了個小組會議，把今天招待縣長的費用估計了一下，把這筆費用派到全村人身上去。

第二天，鄉長就挨戶去收錢。

十五 雪天

雪同不知方向的風，不間斷的繼續了一些日子。

雪鋪在地上，深白而且寒冷，把山中每條小路完全遮沒了。每天走慣了的熟識的小路，沒有留下牠的影子。住在山腳下茅屋中的一位老人，像囚徒般被禁錮在他的茅屋中不能出去。於是，他發愁了：他不能走十里多遠的山路上另外一個村莊去，爲了一件刻不容緩的事……

他不分日夜的睡在牀上。從茅屋的破洞口望着憂鬱的、鉛一般顏色的雪天，希望着雲中的太陽。

早晨，從小窗口爬進來的，不是金色的喜悅的陽光。天空仍是佈滿了陰沈沈的迷霧似的，天氣仍是灰暗、慘淡，而且憂傷。

早晨也是黃昏。

茅屋很窄小，長和闊全不到四丈，住上三個人要在屋內自由行動便不可能了。門頂很低，和十來歲左右孩子的頭隔離很近。大人們進去必須把身體彎成弓形。一個陌生的來客，不當心往往給門頂碰傷了他們的頭。這不是茅屋最大的缺點，牠的最大缺點要在下大雨或下雪、溶雪這些日子，纔切身的感到：各處發現了屋漏，大滴的落到人的頭上和肩上，落在牀上和正生着火的竈上，結果火給大滴的漏水滴滅了，水溼的柴頭再也不容易燃燒起來了……老人搬出所有的舊木桶和缺口的破酒罈，接去漏水。但是，屋漏更猖獗的從別的新地方滴下來了，大滴的有力的落到泥地上，流着，水積在低窪的地方，做成一個個小塘。這幾日來，老人被屋漏水所脅迫，已換過了三次牀的設置。

那幾乎解體了的破木牀，現在移放靠近門口的左邊，牀面前仍有一滴無法避免的漏水，搭搭的均勻的嘆息一聲落在地上。

老人坐在牀沿，眼看着那大滴的漏水……用那枯瘦如柴的顫抖的手，劈火石取火吸煙。
風在茅屋的破洞口吹，火石也像劈不出火花……

他有六十來歲的年紀，下半個臉長滿短短的慘灰色的雜着一半花白的鬍鬚，前額凸出，後腦蓋上的頭髮向後拖長，披散在肩上，偶然看去，立刻會叫人想起古畫中的妖精一類的人物。

就在他的腳下，那草堆上，躺着一隻和他同樣老的母狗，伴着他。

這時，牀上還有一個小孩睡着，大約八九歲。是他的孫子，父親前年因為留一位竊賊在屋裏住宿，犯了共同行竊的嫌疑，給兵捉去了，要等到明年下雪的時候纔能回來。母親因為身邊沒有男人，不久也便獨自的跑掉了。

孩子醒來，從破棉絮下稻草堆中息息索索的探出頭來，無力的睜開兩隻小而圓的眼睛，問祖父：

「有日頭嗎？」

「沒有。」

說話便停止了。

屋內寒冷、潮溼……風在破洞口吹。

孩子重又把頭縮回棉被底下去。那棉被是那樣的單薄、破碎、沒有一些溫暖。他不勝寒冷的抖擻着，要求祖父把稻草、雨天用的簑衣，統統蓋到他的身上。壓得重些，重些。或許因為重壓的原故，他那冰冷的身體會發出一些熱力的。

孩子不時探出頭來，看那憂鬱坐着的祖父。吐出一道霧般的口氣，在寒冷的顫動的空氣裏：

「冷啊……」

「睡着吧！睡去便不知道冷了。有日頭便不冷了，總有一天會出日頭，明天或後天……」

祖父這般說，這般安慰他的孫子。

但是，他自己也覺得眼前一切全無辦法了。自己又喃喃的說：「雪又比昨天厚了……路影也看不出來……怎麼了……怎麼……」

他要走十里遠的山路上另一個村莊去，爲了一件刻不容緩的事。

半個月不間斷的雪同雨，把老人禁在屋內，使他變成懶惰、貪睡、愛吃……但是沒有糧食把這種生活維持下去，如今在他的茅屋內找不到一點充飢的食物，整整兩天沒有一點東西入胃了。

孩子整天喊着要開水。

祖父整日劈火石取火吸煙。

祖父走出門口看了一回天氣，息下清水鼻涕在雪裏，回到牀前，用稻草編成長而窄的雪靴，戴了風帽，腰間綁了一條腰帶，用一條樹枝做手杖，他預備出門去了。

這時他的狗，看見主人預備出門，也不再躺着，牠像知道主人出外去的目的，也就是牠自己的目的。主人是上別個村舍借米去的。主人餓，牠也跟着飢……

牠蹲着仰頭望着主人憂鬱的面容。

老人要把狗帶去讓牠跑在前面，找路。

「去去！同去。」

狗立起搖搖尾巴，先跑出門外，雪深到牠的肚底，在雪中爬行着。

踏出門外，一陣不知方向的風，就跟着老人，脅迫着他首先把他的風帽吹去，再把他推倒在雪裏。

一陣不知方向的旋風，重又把他送回茅屋去了。

那隻懶懶的在草堆上躺着的母狗，突然狂叫了起來。

主人以為牠看見門外有什麼野獸到來。在這樣的雪天，往往有兔子之類被飢餓的猛獸所追逐從森林中逃出來的。

主人走到門外去看，卻不見什麼。

他叱着狗：「無緣無故的叫什麼？見了鬼，發了瘋，發了瘋……」

說了再用腳去踢牠。受了警告的狗，暫時安靜了下來。

隔不一會，狗又繞着柱子，旋轉的走動起來，露出長的黃牙齒，眼睛射出如火的光芒，鼻子觸到地面，嗅着，好像尋找什麼似的……牠不時伸長頸頸，前腳爬上水桶，吸一頓水，在牆腳撒一拋長長的尿……

主人注意到牠的變態的行動。

他將狗呼喚到牀邊，撫摩着牠，把牠的前腳攔在自己的膝上，十分同情的說：

「我知道你餓了。」

他偷偷的用一條長麻繩，把牠的前兩腳細起，再做個圈套，套上牠的頸頸。這樣，祇要麻繩的一端輕輕一拉，那圈套就會緊緊的扭住牠的喉而被扼死的。

狗起初不懂這末一回事，以為主人憐憫牠，和牠玩，馴良的隨着主人擺佈。他拉了拉。

麻繩扭住牠的喉了。露着黃牙齒，跳着，掙扎着，流出白口沫……叫不出聲。

「你知道我將餓死嗎？我們活着同樣挨餓受苦……總有一天會飢死的，如果，雪這般繼續下去……我們找不到一點東西來吃了……厄運輪到了你……你的死日到了……今天要絞死你……吃你的肉……」

他硬起心腸說出這一串悲慘的話，說時他的眼睛是含淚的。

孩子聽到祖父向狗說話，又息息索索的從破棉絮下伸出頭來，拉長那醜陋貧血的鬼臉：

「要把狗絞死嗎！」

「是。」

「會生小狗啦！別拉死，讓牠生小狗。」

「別說話！絞死牠，吃牠的肉……我們二個可以不餓了……能够活下去了……別說話……」

狗被祖父倒掛在樑上。前兩腳緊緊的被繩纏住，牠是逃不了死的恐怖了，掙扎着，哭一般的嘶叫。

孩子瞪住牠，搓搓含淚的眼睛。

祖父此刻手足無措了。眼皮跳動着，他不忍下手把狗絞死。牠已伴他過了十年貧苦的生活，養他的第二年，就開始生小狗，一年一次，沒有缺一年。主人每次帶了小狗微笑着到市上去賣，賣了錢微笑着回來，統計起來，牠曾經替主人賺過不少的錢，救過主人的貧窮。其實，牠對於主人的好處太多了。每天當主人上森林上田野去，牠跟在後面，從蘆葦中趕出兔子，咬死了拖到主人面前，那麼快活的搖着尾巴，伸出紅的舌頭。

想到這些，套在狗的頸頸上的麻繩漸漸放鬆了。

「我不會絞死你的，你放心……我忍不得下手……」
這般說，但繩子並沒有放鬆。

屋內寒冷潮溼而且飢餓。

祖父坐在牀沿，一方劈火石取火吸煙，一面無力的合上眼睛深思。

睡着的孩子又開始蠢動了，他的空虛的肚皮縮得很小，空虛的腸被絞般的痛。

「我忍不住了……肚縮得這麼小……刀割般的發痛……我的天……」
聽了這淒慘的呼聲的祖父，沒有說什麼。

他無話可說。

套在狗頸頸上的麻繩又拉緊了……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發給審查證圖字第一三三號

新裝
售價 0.35



957.64